



特へ 16  
2752  
35





門 16  
號 2752  
卷 35



丹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四

唐文皇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使之也。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強人意，然有意之作，帝京篇可耳。餘者不免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

中宗宴羣臣，栢梁體，帝首云：潤色鴻業，寄賢才。又大明御寓臨萬方，和者皆莫及。然是上官昭容筆，存內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購求



薛稷云宗伯秩禮天地開長寧公主云鸞鳴鳳舞向  
平陽太平公主云無心爲子輒求郎閭朝隱云著作  
不休出中腸差無愧古

明皇藻豔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  
合月落成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  
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  
其如高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  
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始內子  
安稍近樂府楊盧尚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  
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蕩子  
從軍獻吉改爲歌行遂成雅什子安諸賦皆歌行也  
爲歌行則佳爲賦則醜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  
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  
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傍引情無牽合當爲最勝摩  
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強力宏蓄開闔排蕩然不  
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兩謝戲馬之什瞻冠羣英沈宋昆明之章問牧睿賞  
雖才俱匹敵而境有神至未足遂槩平生也時小許



公有一聯云二石分河寫雙珠代月移一聯亦自工  
麗惜全篇不稱耳沈宋中間警聯無一字不敵特佳  
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之間結語是佳句中佳句耳  
亦不難辨也

沈詹事七言律高華勝於宋員外宋雖微少亦見下  
班歌行覺自陟健

裴行儉弗取四傑懸斷終始然亦臆中耳彼所重王  
劇王勔蘇味道者一以鉤黨取族一以模稜貶竄區  
區相位何益人毛髮事千古肉食不識丁人舉為談  
柄良可笑也

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暢  
自是中興之祖宜其矜率乃爾

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風  
非再玩之未有不以為中晚者若萬楚五日觀伎詩  
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真婉麗有梁陳  
韻至結語聞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宋人  
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干鱗極嚴刻却收此吾所不  
解又起句西施漫道浣春紗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  
時鬪麗華又不相比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而



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開元彩筆  
無過燕許制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之六朝明易差  
勝而淵藻遠却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之應制七言  
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槩多  
工而實際不如始興

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  
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  
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  
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段褒貶有至意又  
云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

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願失焉五言  
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  
頎頗臻其妙卽子美篇什雖衆隳焉自放矣余謂七  
言絕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  
不及之王維李頎雖極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  
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獻吉當  
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竝極推尊而不能致  
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揚用脩爲  
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



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沈雄為貴其歌行之妙味之使人飄揚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歔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釋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滄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太白古樂府窈冥恂恂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適上而婉綽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服取是而已尤為正宗

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濃厚

摩詰才勝孟襄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為佳間有失點檢者如五言律中青門白社青菘白鳥一首



互用七言律中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  
兩馬字覆壓獨坐悲雙鬢又云白髮終難變他詩往  
往有之雖不妨白璧能無少損連城觀者須略玄黃  
取其神檢子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櫛  
其佳句真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  
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足壓卷  
然兩字俱貴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耳

李頎花宮僊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適黃鳥翩翩嗟君  
此別二詠張謂星軺計日之句孟浩縣城南面之篇

不作奇事麗語以平調行之却是一倡三歎  
于鱗選老杜七言律似未識杜者恨曩不為極言之

似非忠告  
青蓮擬古樂府以已意已才發之尚沿六朝舊習不

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  
本來面目耳

謝氏俳之始也陳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極也  
六朝不盡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時代

優劣也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



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遠公道跡廬山，岑刻本下皆云：開山幽居，不惟聲  
調不諧，抑意義無取。吾弟懋定以爲開士甚妙，蓋言  
昔日遠公道跡之岑，今爲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  
書。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頎、岑參、耳李有風調，而  
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矣。

六朝之末，衰頹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  
而雄，遂爲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  
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橐籥于陳隋也。詩至大曆。

高岑王李之徒，號爲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不  
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裏  
山鴻鴈，不堪愁裡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  
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  
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  
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  
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  
趨下。又曰：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  
卽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

妙



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勳黃鶴樓  
爲七言律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  
厥體中要不得爲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  
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  
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  
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昆明  
池水穠麗沈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垂耳然竟當  
於四章求之

李于鱗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  
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極工妙者旣而思之若落意  
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  
不免此詩第一耳

有一貴人時名者嘗謂予少陵僞語不得勝摩語所  
喜摩詰也予荅言恐足下不喜摩詰耳喜摩詰又焉  
能失少陵也少陵集中不啻有數摩詰能洗眼靜坐  
三年讀之乎其人意不懌去

峨眉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  
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  
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爲之不勝  
痕跡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



摩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至  
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無尤  
不可學凡為摩詰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情傳合渾  
融疎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可  
耳雖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作則傷  
境

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林花掃更落徑草  
踏還生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  
雖格調非正而語意亦佳于鱗乃深惡之未敢從也  
○太白鸚鵡洲一篇效顰黃鶴可厭吳宮晉代二句

亦非作手律無全盛者惟得兩結耳總為浮雲能蔽  
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  
城飛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  
家聞若歎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  
為之譏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為句束以  
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  
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

揚用脩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刺淫亂則



下曰字一作也

曰誰誰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承相嗔曰  
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  
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  
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洋洋羶首三星在  
留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堪骨髓乾也其言甚辯而  
覈然不知嚮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  
為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  
樂而曰死其死矣它人之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怨讒而曰豺虎不受投之有界若使出少  
陵口不知用脩何如照剝也且慎莫近前承相嗔樂

之堂字係入室

府雅語用脩鳥足知之

劉隨州五言長城如幽州白日寒語不可多得惜十  
章以還便自雷同不耐檢

錢劉竝稱故耳錢似不及劉錢意揚劉意沈錢調輕  
劉調重如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是錢  
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寬而不稱劉結語  
匹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何等風調家散  
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自是壯語而于鱗不  
錄又所未解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恠亦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則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恠亦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則



凡老過則釋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韋左司平淡和雅為元和之冠至於擬古如無事此  
離別不如今生死語使枚李諸公見之不作嘔耶此  
不敢與文通同日宋人乃欲令之配陶陵謝豈知詩  
者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卑凡尤不足道  
韋左司今朝鄙齋冷是唐選佳境

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為大家直是勢利他  
語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班

退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穎傳尚規子長之  
法子厚晉問頗得枚叔之情段太尉逸事差存孟堅  
之造下此益遠矣

子厚諸記尚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梓人  
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握要收功用賢  
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有萬鈞之力可  
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冗而易  
厭奚其文奚其文

張為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  
其所長極有冗易可厭者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意  
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詩道未成慎  
勿輕着最能易人心手



連昌宮辭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玉川月蝕是病熱人鑿語前則任華後者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

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楊汝士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不見入集中揚用脩嘗為青塚黑山補一首終不能稱近頽氏編國雅乃稱為用脩得意語可嘆

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僊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為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時時頽李頎渭水自清涇至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欲模擬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極是惡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打鉸此老便是作俑

劉禹錫作詩欲入餽字而以六經無之乃已不知宋之問已用押韻矣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餽劉用字謹嚴乃尔然其答樂天而有筆底心猶毒杯前膽不豨豨呼關反此何謂也



款頭詩目連變破船衛子如廁失猫白日見鬼固是  
諛語然亦詩之病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島詩獨行潭底影數  
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涑流如并州  
及三月三十日二絕乃可耳又秋風吹渭水明月滿  
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

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  
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  
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謂之元和體

絕句李益為勝韓翃次之權德輿武元衡馬戴劉滄  
五言皆鐵中錚錚者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真不  
減柳吳興迴樂峯一章何必王龍標李供奉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用意工妙至此  
可謂絕唱矣惜為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  
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

○劉駕馬上續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而復驚遂不  
成語矣蘇子瞻用其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至  
復改為瘦馬兀殘夢愈墜惡道

杜詩善本勝者如把君詩過目作把君詩過日愁對  
寒雲雪滿山作愁對寒雲白滿山關山同一照作關

復當作後



山同一點娟娟戲蝶過開幔作娟娟戲蝶過開幔曾  
閃朱旗北斗閑作曾閃朱旗北斗殷祇緣貧病人須  
棄作不知貧病關何事握節漢臣迴作秃節漢臣回  
新炊間黃梁作新炊聞黃梁又麗人行珠壓腰極穩  
稱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紅渠羅襪穿鏡銀皆泓渟有  
妙趣

天關象緯逼當如舊字作天闕閱咸失之穿鑿

王勃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杜荀鶴承恩不在貌  
教妾若為容皆五言律也然去後四句作絕乃妙天  
寶妓女唱高逵夫開篋淚沾臆本長篇也刪作絕唱

白居易曾與情人橋上別一首乃六句詩也亦刪作  
絕俱妙獨蘇氏欲去柳宗元遙看天際朱氏欲去謝  
玄暉廣平聽方籍二語吾所未解耳

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  
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  
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闕不如高臥且加餐岑  
嘉州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  
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  
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  
瞻我行日夜見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



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  
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文立天蒼茫八句皆  
拗體也然自有唐宋之辯讀者當自得之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揆意雷同者幾半始信  
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謝茂秦謂許渾荆樹有花兄弟樂勝陸士衡三荆歡  
同株此語大曠大曠陸是選體中常人語許是近體  
中小兒語豈可同日

宋延清集中靈隱寺一律見駱賓王集落花一歌見  
劉希夷集所載老僧及害劉事余已有辨矣若究其  
詞氣格調則靈隱自當屬宋落花故應歸劉

盧照隣語如衰髮似秋天駱賓王語如候月恒持滿  
尋源屢鑿空絕似老杜

僧皎然著詩式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一曰駭俗內  
駭俗引王梵志詩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為還你天  
公我還我未生時此俗語所不肯道者何以駭為  
杜紫微陪擊元白不減霜臺之筆至賦杜秋詩乃全  
法其遺響何也其詠物如僊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  
暗數聲來亦可觀

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



游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贄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旄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爲捷使事。餽訂以爲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牽壓俗格，阿趨時好。上第巍峩，多是將相私人。座主密舊，甚乃津私禁鬻。自比優伶，關節倖璫。身爲軍吏，下第之後，尚爾乞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真境，爲名利之鈎途。詩道日卑，寧非其故。

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者。如錢起、湘靈之詩，億不得一。李肱、霓裳之製，萬不得一律。賦尤爲可厭。白樂天所載玄珠、斬蛇，并韓柳集中存者，不啻村學究語。杜牧阿房，雖垂大雅，就厥體中，要自崢嶸擅場。惜哉其亂數語，議論益工，面目益遠。

樂府之所貴者，事與情而已。張籍善言情，王建善徵事，而境皆不佳。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可謂能怨矣。宋人乃以繫雙羅襦少之。若爾則所謂舒而悅悅兮，母使麗也。吠可稱難犯之節乎哉。

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爲西崑。



揚劉輩竭力馳騁，僅爾窺藩。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泉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之。

今人以賦作有韻之文，為阿房、赤壁、累固耳。然長卿子虛已極，曼衍卜居、漁父實開其端。又以俳偶之罪歸之三謝，識者謂起自陸平原。然毛詩已有之，曰：受侮孔多，遘閔不少。

七言歌行長篇，須讓盧駱，惟俗極於月蝕，卑冗極於津陽，俱不足法也。

薛徐州詩差勝蔡邕州，其佻矜相類。蔡之譏四皓曰：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之譏孔明曰：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二子功名不終亦略相等，當是口業報。

晚唐詩押二樓字，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長笛一聲人倚樓，皆佳。又湘潭雲盡暮烟出，時本皆巴蜀雪消春水來，大是妙境。然讀之便知非長慶以前語。

李義山錦瑟中二聯，是麗語作適，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則涉無謂，既解則意味都盡。以此知詩之難也。○謝茂秦論詩五言絕，以少陵日出籬東水作詩法。又宋人以遲日江山麗為法，此皆學究教小兒號呶者。若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



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  
持贈君。一法不惟語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圓緊中  
間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起結極斬絕，然中自紆  
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王少伯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緩字與  
隨意照應，是句眼甚佳。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與于鱗  
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重一  
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  
情稍濃，敏重能向花前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與

重字作重下

王翰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迴。同一可憐  
意也。翰語爽敏，重語緩，其喚法亦兩反。

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碩况野人自愛山中宿。同  
一法以拙起，喚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

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椒香。犯蹕禍始田，崔是則然矣。  
不知僖昭困蜀，鳳時溫李許，鄭輩得少陵太白一語，  
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  
政通也。大力者為之，故足挽回頽運。沈幾者知之，亦  
堪高蹈遠引。

宋詩如林和靖梅花詩，一時傳誦，暗香疎影，景態雖



佳已落異境是許渾至語非開元大曆人語至霜禽  
粉蝶直五尺童耳老杜云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  
去亂鄉愁風骨蒼然其次則李羣玉云玉鱗寂寂飛  
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大有神采足為梅花吐氣  
詩格變自蘇黃固也黃意不滿蘇直欲凌其上然故  
不如蘇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遠

歐陽公自言廬山高明妃曲李杜所不能作余謂此  
非公言也果爾公是一夜郎王耳廬山高僅玉川之  
淺近者無論其他只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太白  
率爾語公能道否邪二歌警句如紅顏勝人多薄命

莫怨春風強自嗟尋常閨閣不足形容明妃也耳目  
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論學繩尺公從何處  
削去之乎拾來

永叔不識佛理強闢佛不識書強評書不識詩自標  
譽能詩子瞻雖復墮落就彼趣中亦自一時雄快

魯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已墮傍生趣中南渡以  
後陸務觀頗近蘇氏而麓楊萬里劉改之俱弗如也  
謝臯羽微見翹楚鴻門行諸篇大有唐人之致

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讀子瞻詩見學矣  
然似絕無才者



世經堂  
懶倦欲睡時誦子瞻小文及小詞亦覺神王

剽竊模擬詩之大病亦有神與境觸師心獨造偶合  
古語者如客從遠方來白楊多悲風春水船如天上  
坐不妨俱美定非竊也其次袁覽既富機鋒亦圓古  
語口吻間若不自覺如鮑明遠客行有苦樂但問客  
何行之於王仲宣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陶淵明  
鷄鳴柴樹顛狗吠深巷中之於古樂府鷄鳴高樹顛  
狗吠深宮中王摩詰白鷺黃鸝近世獻吉用脩亦時  
失之然尚可言又有全取古文小加裁剪如黃魯直  
宜州用白樂天諸絕句王半山山中十日雨雨晴門

始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後二語全用輞川已  
是下乘然猶彼我趣合未致足厭乃至割綴古語用  
文已漏痕跡宛然如河分岡勢春入燒痕之類斯醜  
方極模擬之妙者分歧逞力窮勢盡能不唯敵手兼  
之無跡方為得耳若陸機辨亡傳玄秋胡近日獻吉  
打鼓鳴鑼何處船語令人一見匿笑再見嘔噦皆不  
免為盜跖優孟所訾

唐人詩云海色晴看雨鍾聲夜聽潮至周以言則云  
海色晴看近鍾聲夜聽長唐僧詩云經來白馬寺僧  
到赤鳥年至皇甫子循則云地是赤鳥分教後僧同



白馬賜經時雖以剽語得名然猶未見大決撒獨李太白有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句而黃魯直更之曰人家圍橘柚秋色老梧桐晁無咎極稱之何也余謂中只改兩字而醜態畢具真點金作鐵手耳

又有點金成鐵者少陵有句云昨夜月同行陳無已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少陵云暗飛螢自照陳則曰飛螢元失照少陵云文章千古事陳則云文章平日事少陵云乾坤一腐儒陳則云乾坤着腐儒少陵云寒花只暫香陳則云寒花只自香一覽可見

**宋時**亦有單句不成詩者如王介甫青山門虱坐黃

鳥挾書眠又黃魯直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雖境涉小佳大有可議覽者當自得之

昔人謂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遠不及王維孤客親僮僕固然然王語雖極簡切入選尚未崔語雖覺支離近體差可要在自得之

談理而文質而不厭者匡衡談事而文俳而不厭者陸贄子瞻蓋慕贄而識未逮者

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



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

揚劉之文靡而俗元之文旨而弱永叔之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平子鱗云憚于脩辭理勝相掩誠然哉談理亦有優劣焉茂叔之簡俊子厚之沈深二程之明當紫陽其稍冗矣訓詁則無加焉

或謂紫陽齋居大勝拾遺感遇善乎用脩言之也曰青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絃服之冶女角色澤哉○詩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稱廣大教化主者於長慶得一人曰白樂天於元豐得一人焉曰蘇子瞻於南渡後得一人曰陸務觀為其情事景物之悉備也然蘇之與白塵矣陸之與蘇亦劫也

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易安此語雖涉議論是佳境出宋人表用脩故峻其措擊不無矯枉之過

子瞻多用事實從老杜五言古排律中來魯直用生拙句法或拙或巧從老杜歌行中來介甫用生重字力於七言絕句及頷聯內亦從老杜律中來但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耳骨格既定宋詩亦不妨看

嚴滄浪論詩至欲如那叱太子折骨還父折肉還母



及其自運，僅具聲響，全乏才情，何也？七言律得一聯，云：晴江木落時，疑雨暗浦風。多欲上潮，然是許渾境。界又晴暗二字太巧，樺不如別本作空江別浦，差穩。○嚴又云：詩不必太切，予初疑此言。及讀子瞻詩，如：詩人老去，孟嘉醉酒，各二聯。方知嚴語之當。又近一老儒嘗誅道士號一鶴者，云：赤壁橫江過，青城被箭歸。使事非不極親切，而味之殆如嚼蠟耳。

元裕之好問，有中州集，皆金人詩也。如宇文太學虛中、蔡丞相松年、蔡太常珪、党永旨、懷英、周常山、昂、趙尚書秉文、王內翰庭筠，其大旨不出蘇黃之外，要之

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元詩人：元右丞好問、趙承旨孟頫、姚學士燾、劉學士因、馬中丞祖常、范應奉、德機、楊員外仲弘、虞學士集、揭應奉、後斯、張句曲、雨、楊提舉廉夫、而己、趙稍清麗，而傷於淺。虞頗健利，劉多俚語，而涉議論，為時所歸。廉夫本師長吉，而才不稱，以斷案雜之，遂成千里。元文人自數子外，則有姚丞旨、樞、許、祭、酒、衡、吳學士、澄、黃待講、潘、柳、國、史、貫、吳山、長、涑、危學士、素、然、要、而、言之曰：無文可也。

卷之二 詩法 三



弇州山人內部稿一百四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五

高皇帝神武天授生日不知書既下集慶始厭馬上  
長歌短篇操筆輒韻有魏武樂府風制詞質古一洗  
駢偶之習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獨好歐陽氏之文以故楊文貞  
寵契非淺又喜王禕善女玉詩聖學最為淵博  
宣宗天縱神敏長歌短章下筆即就每遇南宮試輒



自草程式文曰我不當會元及第耶而一時館閣諸公無兩司馬之才衡向之學不能將順黼黻良可歎也

勝國之季業詩者道園以曲盡為貴屢夫以奇崛見推迨於明興虞氏多助大約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李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當是時蓋載景文子高輩實為之羽翼而談者尚以元習短之謂辭燉於宋所乏老蒼格不及唐僅窺李晚然是二三君子工力深重夙調諧美不得中行猶稱殆庶翩翩乎一時之選也樂代熙朝凡不在下斤沈思於字

外撫流景於目前志逞則滔滔大篇尚裁則寂寂數語武陵人之不知有晉夜郎王之漢孰與大非虛語也其後成弘之際頗有俊民稍見一斑號為巨擘然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入深遇境隨就即事分題一唯拙速和章累押無惠才多北地矯之信陽嗣起昌穀上翼庭實下毗敦古訪自建安揆華止於三謝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一掃叙季之風遂窺正始之途天地再闢日月為朗詎不歟哉然而正變雲擾剽擬雷同信陽之舍筏不免良箴北地之效顰寧無私議以故嘉靖之季尚辭者醞風雲而成月露



存理者扶感遇而敘味懷喜華者敷藻於景龍畏深者信情於元和亦自斐然不妨名世第感遇無文月露無質景龍之境既狹元和之蹊太廣浸淫諸派溷爲下流中興之功則濟南爲大矣今天下人握夜光途遵上乘然不免邯鄲之步無復合浦之還則以深造之力微自得之趣寡詩云有物有則又曰無聲無臭昔人有步趨華相國者以爲形跡之外學之去之彌遠又人學書日臨蘭亭一帖有規之者云此從門而入必不成書道然則情景妙合風格自上不爲古役不墮蹊逕者最也隨質成分隨分成詣門戶既立聲實可觀者次也或名爲閏繼實則盜魁外堪皮相中乃膚立以此言家文必敗矣

文章之最達者則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成守仁宋庀材甚博持議頗當第以敷腴朗暢爲主而之裁剪之功體流洽而不返詞枝蔓而不脩此其短也若乃機軸則自出耳楊尚法源出歐陽氏以簡澹和易爲主而之充拓之功至今貴之曰臺閣體李源出虞道園穠於楊而法不如簡於宋而學不足豈非天才固優憚於結撰故耶王資本超逸雖不能湛思而緣筆起趣殊自斐然晚立門戶辭



達為宗遂無可取其源實出蘇氏耳烏傷王禕金華  
胡翰雜用歐曾蘇黃家語空於文憲而力勝之劉誠  
意用諸子蘇伯衡方希古皆出眉山父子方才似高  
然少波瀾耳解文神文實勝詩頗自足發不知所裁  
胡光大楊勉仁金幼孜黃宗豫曾子啓王行儉諸公  
皆廬陵之羽翼也劉文安充而近丘文莊裁而俗揚  
文懿該而凡彭文思達而易復有程克勤吳原博王  
濟之謝鳴治諸君亦李流輩也王稍知慕昌黎有體  
要惜才短耳南城羅景鳴欲振之其源亦出昌黎務  
挾奇奧窮變態意不能似也吳中祝允明始倣諸子

習六朝材更僻澁不稱皆似是而非者然古文有機  
矣何李之外始有康德涵康源出秦漢然麤率而弗  
工有質木者可取耳王子衡出諸子然拘碎而弗暢  
崔子鍾出左氏檀弓柳氏才力綿淺而能以法勝之  
精簡有次陸浚明出班史韓柳氏閒雅有法小窳變  
態黃勉之出潘陸任庾整麗而不圓王允寧出史漢  
善敘事工句而不曉篇法神采不流動高子業陳約  
之出東京雜史筆雅潔可喜氣乃不長江以達屠文  
升袁末之亦是流沙江豪而雜屠法而冗袁雅而弱  
鄭繼之出西京頗蒼老而短晉江出曾氏而太繁毗



陵出蘇氏而微濃皆一時射雕手也晉江開闔既古  
步驟多贅能大而不能小所以遜曾氏也毗陵從偏  
處起論從小處起法是以墮彼雲霧中

余嘗序文評曰 國初之業潛溪為冠烏傷稱輔臺

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比地反正歷

下極深新安見裁汪伯玉也理學之逃陽明造基晉江毗

陵藻稅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汎瀾大要盡之矣

○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如高

季迪送沈左司函關月落聽鷄度華嶽雲開立馬看

京師秋興伎同北郭知應濫俸比東方愧已多梁寺

鐘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送鄭都司賜復已分

無棣遠舞戈還見有苗來送行邊兵馳空壁三千幟

客宴高堂十萬錢西塢松風吹壁鶴翎墮梅雨過溪

魚子生謝送酒欲沽百錢不易得忽送一壺殊可憐

梳頭好鳥語窻下洗盞流水到門前梅花雪滿山中

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簾外鐘來初月上燈前角

斷忽霜飛不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清明

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郭子章家在淮

南青桂老門臨湖水白蘋深王忠文憶蕭山夕陽玄

度飛輪塔曉雨文通夢筆橋劉誠意待宴萬里玉關

全州山人稿卷之四十四 四 世絕堂友



傳露布九霄金闕絢雲旗又夜未星河低半樹天清  
猿鶴響空山宋潛溪送張翰林歸娶紅錦裁雲朝眞  
鴈紫蕭吹月夜乘鸞哀海叟白燕月明漢水初無影  
雪滿梁園尚未歸楊按察春草六朝舊恨斜陽外南  
浦新愁細雨中孫左司遊僊天與數書皆鳥跡家傳  
一劔是龍精董浪史海屋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岬風  
帆日本船楊訓文采石千山落日送樵笛萬里長風  
吹客衣又江上小孤殘照收江左大別寒烟鎖漢陽  
郭舟屋登太華寺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湧五華  
來徐琢郢中白雪無人和湖上青山有夢歸唐愚士

葡萄引蔓青綠屋首宿垂花紫滿畦顧觀送人重經

白下橋邊路頗憶玄都觀裏花又吳江鴻鴈一聲天  
接水兼葭八月露爲霜張士行湖中觀月地與樓臺  
相上下天隨星斗共沉浮又送人之安慶年豐米穀  
上街賤日落魚鰕入市鮮浦長源送人雲邊路遶巴  
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又衣上暮寒吳苑雨馬頭秋  
色晉陵山謝元功韓信城天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  
似下齊兵方行登秦住山採窮江海無靈藥歸到驪  
山有劫灰瞿佑書事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鷄中夜舞  
劉琨吳子思遣興摩娑藥籠三年艾渡落人寰五石



瓢陳汝言秋夜佳人搗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月滿城  
顧文昱白鴈錦瑟夜調冰作柱王闢晨度雪沾衣解  
大紳挽筠澗先生山河百二歸真主泉石東南隱少  
微黃菊花時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胡虛白送人  
之甘州馬援橐中無薏苡張騫槎上有葡萄高棟旌  
旗半捲天河落閭闔平分曙色來王文安贈李將軍  
夜斬單于冰上渡曉驅番馬雪中騎謝復古鶯聲盡  
入新豐樹柳色遙分太液波貝瓊白雪作花人面落  
青山如鳳馬頭看劉松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  
獨倚樓陶瑾山居江燕定巢來自熟岩花落子結還

稀甘瑾東風門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又錢唐  
懷古秦關壁使星馳夕漢苑銅僊露泣秋玉悅關山  
月漠北征人齊倚劍城南思婦獨登樓曾繁維揚懷  
古王樹聽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吳志淳燕來  
已覺社日近寒退始知春意深林子羽樓當太乙星  
辰近樹拂勾陳雨露香又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  
落鳥啣來劉欽謨一春空自聞啼鳥半夜誰來問守  
宮陳思賢山雲映水搖秋色浦樹含風送晚涼王希  
範輓客歸去天涯雙白髮夢回江上一青山朱疏舟  
曉幾椽茅屋生春色無數桃花燒野村牟倫別友天



上故人青眼在蜀中諸弟素書稀任原送舒從事還  
海南珠崖日落天低海銅柱雲寒雨過城陳景祺憶  
蕭山友石岩晝暖花偏好江樹春晴酒自香許彬送  
人陝西黃河九曲天邊落華嶽三峯馬上來郭登送  
岳正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谷宏經華  
陰遠道鴈聲寒雨外離宮草色暮烟中又登岳陽中  
流雨散君山出故國風多夢澤寒鏘績寄人歌鐘暗  
度新豐柳游騎晴驕上苑花僧來復寄洞庭人丹壑  
泉春雲碓藥橋林風掃石牀花張光啓送人入蜀雲  
深蜀魄呼名語月冷猿聲傍客啼姚廣孝寄僧林封

羅屋長疑雨泉響松巖半是風晏振之登樓青山遠  
戍寒烟積芳草平洲夕照多史明古贈別華髮鏡中  
看漸短故人天際信全稀黃梅雨少河流澁綠樹陰  
多日景微時用章吳中野店喚呼雙散酒漁舟爭買  
四腮鱸劉文安英宗挽詩天傾玉蓋旋從北日昃金  
輪却復中沈啓南從軍匈奴文自忘甥僕射今誰  
托弟兄雲外旌旗婆勒渡月中刁斗受降城馬東田  
有感哀信已憑雙鬢寄世緣聊作一秤看童軒九月  
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鴈來時劉忠宣游西山  
幾處白雲前代事數村流水野人家吳文定遊東園



繁花落盡留紅藥，新筍叢生帶綠苔。文太僕相思人  
在青山外，盡日舟行細雨中。趙寬偶成槁木嗒然聊  
隱几，飛蓬搔盡不勝簪。秦廷韶和人羅雀已空廷尉  
宅，沐猴誰製楚人冠。石能峯早朝烟靄著衣如過雨，  
御溝搵月欲生潮。單句如張南安六朝遺恨曉山青，  
邵工部半江帆影落樽前。此等語入弘正間，不復可  
辨。參之貞元長慶，亦無愧色。

五言律清雅如浮雲看富貴，流水澹鬚眉。已歸仍似  
客投老，漸如僧。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往事愁人  
問，虛名畏客稱。雨花知佛境，流水識禪心。涼風動疎

竹，明月在高樓。聖代身全老，秋天景易悲。霜林收橘  
柚，風磴坐莓苔。分符來五馬，如練照雙旌。一燈今夜  
兩千里，故人心樹從京口。斷山到海門，稀野蚕成繭。  
盡江燕引雛回，亂山黃葉寺孤棹。白蘋洲啼鳥醒人  
夢，流泉淨客心。身世雙蓬鬢，功名一釣竿。古路無行  
客，開門有白雲。聽雨愁如海，懷人夜似年。已知如意  
事，不逐苦吟人。臥雲歌酒德，對雨著茶經。野岬隨流  
曲，山門隱樹深。雲烟謝家墅，松栢禹陵祠。避難疎狂  
客，長貧少定居。酒盡尋僧舍，書來問客船。泉聲溪碓  
急，山色野牆低。鳥青呼作使，鶴白養成羣。看人兒女



重出  
大為客歲年長月從今夜滿人在異鄉看功成百戰  
後老去一身輕鄉淚看花落愁腸縱酒寬落日在高  
樹涼風生客衣夜月柯亭市涼風鏡水波雲氣千峯  
暝秋聲一院涼旅况頻看月鄉心獨聽潮獨醒愁對  
雨多病怕逢春風塵仍作客寒暑易成翁鴈宿蘆中  
具人歸草際烟種黍都為酒誅茅小作菴海闊疑天  
近山空得月多斷雲京口樹殘月廣陵鐘白日羲皇  
世青山綺皓心風塵重作客寒暑易成翁夕鳥衝船  
過寒波背郭流一燈今夜雨千里故人心草芳經雨  
歇蟲響入秋多社麗如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故

國秋雲合大江春水深風旗春獵野雪帳夜收兵王  
者應無敵胡塵不敢飛舊射雙雕落新乘五馬行中  
郎長戟衛丞相小車來千山懸落日一騎出孤城新  
成賜將第更築候神臺河山千古在登眺幾人同馬  
嘶秋草闊雕沒暮雲平地登南極盡波撼北溟迴山  
之元來蜀江聲直到吳千林喧客杵一嶂起茶烟入  
雲蒼隼健坐浪白鷗閒山雨蟲蛇出江天蟠螭懸天  
地兵聲合關河秋色來地吞南極盡波撼北溟迴建  
鳳黃金榜疏龍白玉除

起句五言如春色醉巴陵闌干落洞庭江東風日晴



把酒送君行，全家離故鄉。萬里謫窮荒，別路繞珠林。  
秋來落葉深，落日敞朱樓。江雲暝不流，煙靄散春晴。  
亂鴉深處鳴，斜日在松杉。千岷暝色酣，長嘯拂吳鉤。  
南圖惜壯游，聖恩寬逐客。不遣過輪臺，不寐月當戶。  
起行風滿天，今夕爲何夕。他鄉說故鄉，長樂鍾聲動。  
平津樹色開，別離知不遠。情至亦潸然，涼風起江海。  
萬樹盡秋聲，青山行不盡。深樹見僧房，東源山色好。  
聞說似終兩，我住湖西寺。君歸湖上山，別淚不可忍。  
杯行到手空，七言如故人。已乘赤龍去，君獨羊裘釣。  
月明八月十五夜，何其鵝湖漾。舟人未歸，今年南國。

天氣暖十月，赤城桃花日暮。山月吹女蘿，故人舟楫定如何。督亢陂荒蔓草生，廣陽宮廢故城平。牛渚磯頭烟水生，蛾眉亭下大江橫。

七言結句如沅湘一帶皆秋草，欲采芙蓉奈晚何。見說蘭亭依舊在，祇今王謝少風流。天邊楊柳雖無數，短葉長條非故園。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前朝冠蓋皆黃土，翁仲淒涼石馬嘶。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近來聞說有奇事，買藥脩琴曾到城。祭罷鱷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鉤。瑣窗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它自春。俱有意味。



吾所以錄此者謂溪毛潤正亦可餽客席耳非若  
二李輩之爲三鬮六菹也又其全章亦未盡稱故聊  
摘之耳

楊孟載有一起一甚足情致而不及之者判醉望  
愁醒愁因醉轉增是詞中菩薩蠻調語尚短柳如新  
折後已殘花似未開時是浣溪沙調語故也

湯惠休謝琨沈約鍾嶸張說劉次莊張芸叟鄭厚教  
陶孫松雪齊於詩人俱有評擬大約因袁昂評書之  
論而模倣之耳其宋人自相標榜不足準則吾獨愛

湯惠休所云初日芙蓉沈約云彈丸脫手鍾嶸云宛

轉清便如流風白雪點綴映媚如落花在草其次

張芸叟云春服乍成醲醑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鄭厚云秋蛩草根春鶯柳陰不必盡當而語頗造微

松雪齋不知爲何人大似不知詩者

敖陶孫評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

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鸞鷹獨出奇矯無前

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

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蘇州如

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

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駟馬注波白樂天如山東父老

齊州山人稿卷之百



課農桑事事言言皆著實元微之如龜年說天寶遺  
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瓊瑤流光自照李  
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覆其歸存恍無定處韓  
退之如囊沙豈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  
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  
優工行鄉飲醕獻秩如時有詆氣柳子厚如高秋獨  
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環  
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  
眩百恠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  
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山谷如陶弘

喉

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  
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后  
山如九臯獨淚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  
蒼如黎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  
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  
後世莫能擬議語覺爽雋而評似穩妥唯少爲宋人  
曲筆耳故全錄之

余於國朝前輩名家亦偶窺一斑聊附於此以當  
鼓腹

詩



高季迪如射雕胡兒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  
靚粧巧笑便辟劉伯溫如劉宋好武諸王事力旣稱  
服藝華整見王謝衣冠子弟不免低眉袁可潛如師  
手鳴琴流利有情高山尚遠劉子高如雨中素馨雖  
復嫣然不作寒梅老樹風骨楊孟載如西湖柳枝綽  
約近人情至之語風雅掃地汪朝宗如胡琴羗管雖  
非太常樂琅琅有致徐幼文張來儀如鄉士女有質  
有情而乏體度孫伯融如新就銜馬步驟未熟時見  
輕快孫仲衍如豪富兒入少年場輕脫自好浦長源  
林子羽如小乘法中作論師坐天則可成佛甚遙解

大紳如河朔大俠鬚髯戟張與之周旋酒肉儉父楊  
東里如流水平橋粗成小致曾子啓如封節度募兵  
東征鮮華雜沓精騎殊少湯公讓劉原濟如淮陰少  
年斗健作噉人狀劉欽謨如村女簪花穠豔羞澁正  
得各半夏正夫如鄉嗇夫衣繡見達官雖復整飭時  
露本態李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淡沲而易見底裏  
謝方石如鄉里社塾師日作小兒號嘍吳匏庵如學  
究出身人雖復閒雅不脫酸習沈啓南如老農老圃  
無非實際但多佻辭陳公甫如學禪家偶得一自然  
語謂爲游戲三昧莊孔陽佳處不必言惡處如村巫



集州山人雜錄卷之百四  
降神里老罵坐陸鼎儀如吃人作雅語多在咽喉間  
張亨父如作勞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張靜之如小  
棹急流一瞬而過無復雅觀楊文襄如老弋陽伎發  
喉甚便而多鼻音不復見調衆民憚如洛陽博徒家  
無檐石一擲百萬林待用如太湖中頑石非不具微  
致無乃癡重何喬希大如漢官出臨遠郡亦自粗具  
威儀祝希哲如盲賈人張肆頗有珍玩位置總雜不  
堪蔡九達如灌莽中薈微汀際小鳥時復娟然一覽  
而已王敬夫如漢武求僊欲根正染時復遇之終非  
寶境石少保如披沙揀金時時見珉文徵仲如仕女  
淡粧維摩坐語又如小閣踈窻位置都雅而眼境易  
窮康德涵如靖康中宰相非不處貴惟擾麤率無大  
處分蔣子雲如白蠟糖看似甘美不堪咀嚼王欽佩  
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麗唐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  
玄解王子衡如外國人投唐武將坐禪威儀解悟中  
不免露抗浪本色熊士選如寒蟬乍鳴疎林早秋非  
不清楚恨之他致張琦如夜蛙鳴露自極聲致然不  
脫淤泥中唐伯元如乞兒唱蓮花樂其少時亦復玉  
樓金埒邊庭實如洛陽名區處處綺卉不必盡稱姚  
魏又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願華玉如春原盡花苞



蘇州山人集卷之四  
世經堂  
蘇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朱升之如  
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恨殷近夫如越兵縱橫江  
淮間終不成霸王新建如長爪梵志彼法中錚錚動  
人陸子淵如入貲官作文語雅步雖自有餘未脫本  
來面目鄭繼之如水凌石骨質勁不華又如天寶父  
老談喪亂事皆實際時時感慨孟望之如貧措大置  
酒寒酸澹泊然不至腥羶黃勉之如假山池雖爾華  
整大費人力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  
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  
薛君采如宋人葉玉幾奪天巧又如倩女臨池疎花  
獨笑胡孝思如驕兒郎愛吳音興到卽謳不必合板  
馬仲房如程衛尉屯西宮斥堠精嚴甲仗雄整而士  
之樂用之氣豐道生如沙苑馬駑駿相半恣情馳騁  
中多敗蹶王舜夫如敗鐵網取珊瑚用力堅深得寶  
自少孫太初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又如鳴蜩伏蚓  
聲振月露體滯泥壤施子羽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  
惜其景物蕭條迫晚意盡王復言如鄉少年又游都  
會風流詳雅而不盡脫本來面目又似揚州大宴雖  
鮭珍水陸而特有宿味常明卿如沙苑兒駒驕嘶自  
賞未諧步驟張文隱如藥鑄鼎燦爛驚人終乏古雅



王稚欽如良馬走坂美文舞卒五言尤自長城陳約  
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笙篴初取鬧適終成淒楚又如  
過雨殘荷雖爾衰落嫣然有態楊用脩如暴富兒郎  
銅山金埒不曉喫飯着衣李子中如刁家奴輝赫車  
馬施散金帛原非已物廖鳴吾如新決渠浮楚濁泥  
一瞬皆下皇甫子安如玉盤露脣清雅絕人惜輕縑  
短幅不堪裁剪袁永之如王謝門中貴子弟動止可  
觀黃才伯如紫瑛石大似鞞鞞晚年不無可恨周以  
言如中智芻雖乏根具不至出小乘語施平叔如  
小邑民築室器物俱完張以言如甘州石斗色澤似  
玉膚理粗漫胡承之如病措大習白猿公術操舞如  
度擊刺未堪華子潛如盤石疎林清溪短棹雖在秋  
冬之際不廢楓橋張子孟獨如罵陣兵嗔目喧袖果勢  
壯往張愈光如拙匠琢山骨斧鑿宛然又如束銅錮  
腹滿中外道湯子重如鄉三老入城威儀舉舉終少  
華台態傅汝舟如言法華作風話凡多聖少喬景叔  
如清泉放溜新月挂樹然此景殊少不耐縱觀蔡子  
不如驕女織流黃不知絲理強自斐然王道思如驚  
弋宿鳥撲刺適迅殊愧幽閒之狀許伯誠如賈胡子  
作狎游隨事揮散無論中節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



樓價微傳粉澤強工顰笑王允寧如馬服子陳師自作奇正不得兵法又如項王嘔嘔未了忽發暗鳴徐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僊人偶游下界不染塵俗何伸默如朝霞點水芙蓉試風又如西施毛嫱母論才藝却扇一顧粉黛無色李獻吉如金鵝擘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峨眉積雪閣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宗子相如渥洼神駒日可千里未免齧決之累又如華山道士語語烟霞非人間事梁公實如綠野山池繁雅勻適又如漢司隸衣冠令人驚羨但非全盛儀物吳峻伯如子陽在蜀亦具威儀又如初地人見聲聞則入大乘則遠馮汝行如幽州馬行客雖見伉俪殊乏都雅馮汝言如晉人評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張茂參如荒滄度江揖讓簡略改是中原門第盧少楨如翩翩世佳公子輕俊自肆朱子价如高坐道人袂衣躡屐忽發胡語陳鳴埜如子玉兵過三百乘則敗彭孔嘉如光祿宴使臣餽飭許整而中多宿物徐汝思如初調鷹見擊鷲故難獲鮮黃淳父如北里名姬作酒糺才色既自



可觀時出俊語為客所賞謝茂秦如太官舊庖為小  
邑設宴雖事饌非奇而餽釘不苟魏順甫如黃梅坐  
人談上乘縱未透汗不失門宗

文

宋景濂如酒也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王子  
充胡仲申二公如官廚內醞差有風法而不堪清絕  
劉伯溫如叢臺少年人說社便辟流利小見口才高  
季迪如拍張檐幢急迅眩眼蘇伯衡如十室之邑粗  
有街市而乏委曲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  
繫回澁澆之狀頗少解大紳如遞夾快馬急速而少

步驟楊士奇如措大作官人雅步徐言詳和中時露  
寒儉又如新廷尉牘有法而簡丘仲深如太倉粟陳  
陳相因不甚可食李賓之如開講法師上堂敷腴可  
聽而實寡精義陸鼎儀如何敬容好整潔夏月熨衣  
焦背程克勤如借面弔喪緩步嚴服動止舉舉而乏  
至情吳原博如茅舍竹籬租堪坐起別無倖麗之觀  
王濟之如長武城五千兵閑整堪戰而傷於寡羅景  
鳴如藥鑄鼎辟古色驚人原非三代之器棄民憚如  
社劇夷歌亦自滿眼充耳揚君謙如夜郎王小具君  
臣不知漢大羅彛正如姜斌道士升講壇語不離法



而玄趣自少陳公甫如坐禪僧聖諦一語東塗西抹  
亦自動人祝希哲如吃入氣迫期艾又如拙一  
製錦絲理多恨王伯安如食袁家梨吻咽快爽不可  
言又如飛瀑布岩一瀉千尺無淵渟沈冥之致崔子  
鍾如古法錦文理黯雅色可愛惜窘邊幅湛源明  
如乞食道人記經唄數語沿門唱誦李獻吉如樽彝  
錦綺天下瓌珠而不無追蝕絲理之病何仲默如雉  
翬五彩飛不百步而能鑠人目睛徐昌穀如風流少  
年顧景自愛鄭繼之如孔北海言事志大才短王子  
衡如絲竿旄牛珍貴能負而不曉步驟康德涵如嘶

聲人唱霓裳散序格高音卑王敬夫如狐禪鹿僊亦  
自縱橫高子業如玉盤露屑故是清貴如寒淡何夏  
文愍如登小丘展足見平野然是疏議耳王稚欽書  
牘如麗人訴情他文則改鼠爲璞呼驢作衛江景昭  
如入鴻臚館鳥語侏離一字不曉廖鳴吾如暑沾小  
肆強作富人紛紜殊增厭賤郭价夫如鄉老敘事粗  
見疊疊豐道生如骨董肆真贗雜陳時亦見寶而不  
堪僂詐李舜臣如盆池中金魚政使足翫江湖空闊  
便自渺然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悴之中微有委豔  
黃德兆如山徑強作漢語不免馱舌黃勉之如新安



大商錢帛米穀金銀俱足獨法書名畫不真陸浚明  
如捉麈尾人從容對談名理不乏江于順如試風雛  
鷹矯健自肆袁末之如王武子擇有才兵家兒命相  
不厚呂仲木如夢中藝語不休偶然而止馬伯循如  
河朔餐羊酪漢羶肥逆鼻顏惟喬如暴顯措大不堪  
造作楊用脩如繒絲作花無種種生氣屠文升如小  
家子充烏衣諸郎終不甚似王允寧如下邑工琢玉  
器非不奇貴痕跡宛然又如王子師學華相國在形  
迹間所以愈遠羅達夫如講師叅禪兩處着脚俱不  
堪高坐王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構華煥巷空宛轉  
第匠師手不讀水經中多可憾許伯誠如通津郵資  
用本少供億不虛薛君采如嚼白蠟扶青蘆不勝淡  
弱朱子价如小兒吹蘆笙得一二聲似欲隸太常喬  
景叔如江東秀才文弱都雅而氣不壯吳峻伯如佛  
門中講師雖多而不識本面目歸熙甫如秋潦在地  
有時汪洋不則一瀉而已盧少梗如春水橫流滔蕩  
縱逸而少歸宿梁公實如貧士好古器非不得一二  
醒眼者政苦難繼耳宗子相如駿馬多蹶又如妙音  
聲人止解唱渭城一曲日日在耳李于鱗如商彝周  
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胡可重不可議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六

高帝嘗謂宋濂浙東人才惟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  
 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又嘗與劉誠意論文  
 誠意謂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又其次張孟兼  
 孟兼性剛愎好出入上為按察副使上冢歸邑令謁  
 之不為禮帝聞之弗善也又與布政使吳印爭  
 帝大怒摘捶之幾絕乃賜死

舟州山人稿卷之百四十九

世經堂



當是時詩名家者無過劉誠意伯溫高大史季迪袁侍御可師劉雖以籌策佐命然為讒邪所間主恩幾不終又中胡惟庸之毒以死高太史辭遷命歸教授諸生以草魏守觀上梁文腰斬袁可師為御史以解懿文太子忤旨偽為風癲備極艱苦數年而後得老死文名家者無過宋學士景濂王待制子充景濂致仕後以孫慎誥誤一子一孫大辟流竄蜀道而死子充出使雲南為元孽所殺歸骨無地嗚呼士生于斯亦不幸哉

劉誠意伯溫與夏煜孫炎輩皆以豪詩酒得名一日

游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諸君謂為慶雲擬賦詩劉獨引太白慷慨曰此王氣也後十年有英主出吾當輔之衆皆掩耳尋

高皇帝下金陵劉建帷幄之勛為上佐開茅土其言若契

吾崑山碩瑛無錫倪元鎮俱以猗卓之資更挾才藻風流豪賞為東南之冠而楊廉夫實主斯盟倪繪事尤稱絕倫高皇帝徵廉夫脩元史欲官之廉夫作老客婦謠示不屈乃放之歸時危素太樸為弘文館學士方貴重上一日聞復聲問為誰太樸率然曰



老臣危素上不懼曰吾以為文天祥耶謫佃臨濠死  
人以定楊危之優劣倪頌各散家貲頌仍畫其像題  
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  
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至今人傳之夫以頌倪之富  
與廉夫之豪縱而若此其於陶靖節可謂異軌同操  
○當勝國時法網寬人不必仕宦浙中每歲有詩社  
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輩主之刻其尤者為式饒介之  
仕偽吳求諸彥作醉樵歌以張仲簡第一李迪次之  
贈仲簡黃金十兩李迪白金三斤後承平久張洪脩  
撰每為人作一文僅得五百錢

解大紳十八舉鄉試第一以進士為中書庶吉士  
上試詩稱旨賜鞍馬筆札而縉率易無所讓嘗入兵  
部索卓人不得即之尚書所嬖罵尚書以聞上弗責  
也曰縉逸當爾耶若以御史即除御史久之事文  
皇帝入內閣詞筆敏捷為一時冠而意氣闊疎又性  
剛多忤上聞之亦弗善也出叅議廣西日與王檢討  
偁探奇山水自適上書請鑿章江水便來往上大怒  
徵下獄三載命獄吏沃以燒酒埋雪中死  
曾學士子啓上嘗召試天馬歌援筆立就佳之賜  
寶帶又因醉遺火延燒民居上弗罪也後病卒且



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為  
多人以為少易簣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  
丘

景泰中稱詩豪者十才子而劉溥湯胤績為之首劉  
太醫吏目湯叅將也湯允縱誕每稱杜陵無好句然  
與劉論詩伏不出一語劉欽謨載其事及溥白鵲詩  
甚詳成化中郎署有詩名者無過於劉昌欽謨夏寅  
正夫欽謨無題與正夫虔州懷古詩懷麓堂詩話亦  
載之然俱平平耳他作愈不稱

宋民憚家貧亡所蓄書從肆中鬻得讀過輒焚棄之

敢為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原遷而  
下弗論也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嘍何傳問  
翰林文今為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唯悅其次祝允  
明又次羅坻悅髻椎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按水利  
下邑悅前謁之書刺江南才人衆悅博士弟子業不  
當刺又厚自譽使者大駭已問知悅素迺延之校書  
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請書亡誤使者  
大悅服折節交悅矣十九舉鄉試再試禮部奇其文  
至闈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江南衆  
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時立濬為尚書慕悅名召令具



賓主已出已文令觀給曰某先輩誤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逐穢也耶柰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爲之歸誤以奏濬稱善已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爲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狂抑弗許調邑博士悅爲博士踰歲而按察視學者別丘濬濬曰吾故人棄悅幸無以屬吏視也按察旣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恨悅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旦雨淫傳舍圯守妻子亡暇何候若按察久不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卽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素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緣濬不果三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一孺固亡賢於悅柰何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耳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亡已乃下留之他日當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爲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卽移所便坐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解人願子



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匪鼎敢望即鼎在亦解願  
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悅  
除襪跣而爬足垢御史不能禁令出尋復薦之遷長  
沙倅再調柳州悅實惡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輒曰  
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為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  
楚製往來郡邑間

楊君謙為儀部主事與郎中不相得因謝病歸久之  
病良已起復除原官循吉多病而好讀書最不喜人  
間酬應嘗開卷至得意因起蹕掉不休人遂相目呼  
顛主事云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以格不可曰郎  
病已復病耶安得告而可為者致仕耳循吉志曰吾  
難致仕何即自劾罷時僅三十餘既以歸益亡復問  
外事而踪跡益詭恠寡合出敝冠服羸輿馬故以起  
人易而更侮之又好緣文章語中傷人正德末循吉  
老且貧嘗識伶臧賢為上所幸愛上一日問誰為  
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  
詞上輒為詔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強前為循吉  
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韎韜戎錦已恠之又乘勢語  
多侵守令已見上畢上每有所幸燕令循吉應制



爲新聲咸稱旨受賞然賞亡異伶伍又不授循吉官  
與秩間謂曰若嫺樂能爲伶長乎循吉愧悔汗洽背  
謀於賢乃以他語懇上放歸歸益不自憚諸後進  
少年非薄之亡禮問者而其文亦漸落不復進卒窮  
老以死所著奚囊雜纂未成書

祝希哲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枝指生爲人好酒色  
六博不脩行檢嘗博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俠少  
年好慕之多齎金游允明甚洽舉鄉薦從春官試下  
第是時海內漸熟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輦  
金幣至門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伎館中

掩之雖累帛可得而家故給以不問僮奴作業又捐  
業蓄古法書名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筭至或留  
客計無所出酒窘甚以所蓄易置得初直什一二耳  
當其窘時黠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與已小饒  
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美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  
何故市之允明曰昨蒼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敝之篋  
何益後拜廣中邑令歸所請受橐中裝可千金歸日  
張酒呼故狎游宴歌呼爲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好  
負逋責出則羣萃而訶諍者至接踵竟弗顧去  
唐伯虎與里中生張夢晉善張才大不及唐而放誕



過之恒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耶一  
日游虎丘會數賈飲山上亭且詠靈曰此養物技不  
過弄杯酒間具何當論詩我且戲之事更衣爲丐者  
上丐賈食已前請曰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  
而以狗尾續柰何賈大笑漫舉詠中事試之如響賈  
不測始令賡張復丐酒連舉大白十數揮毫頃而成  
百首不謝竟去易羅陰下賈陰使人司之無見也  
大駭以爲神僊云張度賈遠則上亭朱衣金目作胡  
人舞形狀殊絕伯虎舉鄉試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  
益落有妬婦斥去之以故愈自棄不得嘗作答文徵  
明書及桃花庵歌見者靡不酸鼻也

文徵仲太史有戒不爲人作詩文書畫者三一諸王  
國一中貴人一外夷生平不近女色不干謁公府不  
通宰執書誠吾吳傑出者也吾少年時不經事意輕  
其詩文雖與酬酢而甚鹵莽年來從其次孫請爲作  
傳亦足稱懺悔文耳

長沙公少爲詩有聲旣得大位愈自喜攜拔少年輕  
俊者一時爭慕歸之雖模楷不足而鼓舞攸賴長沙  
之於何李也其陳涉之啓漢高乎

獻吉才氣高雄風骨迥利天授旣奇師法復古手關



草昧爲一代詞人之冠。要其所詣，亦可略陳。騷賦上擬屈宋，下及六朝，根委有餘，精思未極。擬樂府自魏而後，有逼真者，然不如自運滔滔莽莽，選體建安以至李杜，無所不有。第於謝監，未是初日芙蓉，僅作顏光祿耳。七言歌行，縱橫如意，開闔有法，最爲合作。五言律及五七言絕，時詣妙境。七言雄渾豪麗，深於少陵，抵掌捧心，不能厭服衆志。文酷放，左氏司馬叙事，則奇持論，則短間出，應酬頗傷率易。

仲默才秀於李氏，而不能如其大，又義取師心，功期舍筏，以故有弱調，而無累句。詩體翩翩，俱在雁行。顧華玉稱其咳唾珠璣，人倫之雋。騷賦啓發，擬六朝者，頗佳。他文促薄，似未稱是。

昌穀少卽摘詞文，區齊梁詩，沿晚季，迨舉進士，見獻吉始大悔改。其樂府選體歌行絕句，咀六朝之精旨，採唐初之妙，則天才高朗，英英獨照，律體微乖，整粟亦是浩然太白之遺也。騷誅頌劄，究爾潘陸，惜微短耳。今中原豪傑師事獻吉，俊俊開敏，服膺何生，三吳輕雋，復爲昌穀左袒，摘瑕攻類，以模剽病李，不知李才大固苞河孕，徐不掩瑜也。李所不足者，剛之則精，二子所不足者，加我數字，亦未至矣。



徐昌穀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揚用諸有六朝之學而非其才薛君采才不如徐學不如揚而小撮其短又事事不如何李樂府五言古可得伯仲耳

昌穀之於詩也黃鵠之于鳥瓊瑤之于石松桂之于木也高叔嗣空谷之幽蘭崇庭之鼎彝也高季迪之流暢邊庭實之開麗鄭繼之之雄健王子衡之宏大孫太初之奇拔顧華王之和適李賓之之通爽馬仲房之華整皆其次也可謂兼能而不足薛君采俞仲蔚之於五言古王稚欽吳明卿之於五言律又明卿子與之於七言律高子業之於五言古近體各極妙境可謂專至而有餘

李文正為古樂府一史斷耳十不能得一黃才伯辭不稱法顧華王邊庭實劉伯溫法不勝辭此四人者十不能得三王子衡差自質勝十不能得四徐昌穀雖不得叩源推委而風調高秀十不能得五何李乃饒本色然時時已調雜之十不能得七于鱗字字合矣然可謂十不失一亦不能得八

何仲默與李獻吉交誼良厚李為逆瑾所惡仲默上書李長沙相救之又畫策令康脩撰居間乃免以後論文相掎擊遂致小間蓋何晚出名遽抗李李漸不



不能平耳何病革屬後事謂墓文必出李手時張以言孟望之之在側私曰何君沒恐不能得李文李文恐不得何意吾嘗與戴仲鵬樊少南共成之可也今望之銘亦寥落不甚稱

李獻吉為戶部郎以上書極論壽寧侯事下獄賴上恩得免一夕醉遇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鞭稍擊墮其齒侯恚極欲陳其事為前疏未久隱忍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也李獻吉既以直節忤時起憲江西名重天下俞中丞諫督兵平寇用二廣例抑諸司長跪李獨植立俞恠

問足下何官耶李徐答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竟出後與御史有隙即率諸生手銀鐺欲鎖御史御史杜門不敢應坐構免名益重方岳部使過汴必謁李年位既不甚高見則據正坐使客侍坐往往不堪乃起寧藩之獄陷李幾死林尚書待用力救得免自是不復振

何仲默謂獻吉振大雅超百世書薄子雲賦追屈原王子衡云執符於雅謨游精於漢魏以雄渾為堂奧以蘊藉為神樞思入玄而調寡和如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為祥亦罔不駭其共黃勉之云與起學士挽



山谷先生集卷之百一  
世經堂刻  
回古文五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協美如玄造包乎  
品物海渤匯夫波流又云江西以後愈妙而化如玄  
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新新無已其推尊之可  
謂至矣然王敬夫薛君采各有漫興詩王評何云若  
使老夫須下拜便教獻吉也低頭薛云俊逸終憐何  
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則似有不盡然若及觀何之  
駁李詩有云詩意象應曰合意象率曰離空同丙寅  
間詩爲合江西以後詩爲離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  
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  
反常色黯淡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槌鞞鐸耳李之於  
何則曰如搏沙弄泥散而不瑩闊大者鮮把持文又  
無針線又云如仲默神女賦帝京篇南游日北上年  
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蓋彼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  
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  
雖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  
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疊出也七  
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二子之言雖中若戈  
矛而功等藥石特何謂李江西以後爲離與勉之言  
背馳此未識李耳李自有二病曰模倣多則牽合而  
傷跡結構易則麤糲而弗工



獻吉之於文復古功大矣所以不能厭服衆志者何居一日操撰易一曰下語雜易則沈思者病之雜則顯古者卑之

獻吉文如譜傳于肅愍康長公碑封事數章佳耳其他多涉套而送行序尤率意可厭殷少保正甫爲于鱗誌銘云能不爲獻吉也者乃能爲獻吉者乎唯于鱗自云亦然

歌行之有獻吉也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麟鳳乎夫鳳質而龍變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賦至何李差足吐氣然亦未是當家近見盧次梗繁麗濃至是伊門第一手也惜應酬爲累未盡陶洗之力耳余與李于鱗言盧是一富賈胡羣寶悉聚所乏陶朱公通融出入之妙李大笑以爲知言然李材高不肯作賦不知何也俞仲蔚小乃時得佳者其爲誅贊辭殊古

余嘗於同年袁生處見獻吉與其父永之僉憲書極言其內弟左國璣猜忌之狀末有云此人尚爾何況邊李耶邊蓋尚書庭實與獻吉素稱國士交者又獻吉晚爲其甥曹嘉所厄良苦豈文士結習例不免中人已耶



仲默別集亦不能佳。惟空同集是獻吉自選，然亦多駁雜可刪者。余見李嵩憲長稱其黃河水遶漢宮牆，河上秋風鴈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一首李開先少卿誦其逸詩，凡十餘首，極有雄渾流麗，勝其集中存者。爾時不見選，何也？余往被酒跌宕，不能請錄之，深以為恨。昌穀自選迪功集，咸自精美，無復可憾。近皇甫氏為刻外集，袁氏為刻五集，五集即少年時所稱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者是已。餘多雅俗之語，

不堪覆瓿。世人猥以重名，遂槩收梓，不知舞陽絳灌既貴後，為人稱其屠狗吹簫，以為佳事，寧不此類。

五七言律，至仲默而暢，至獻吉而大，至于鱗而高絕，句俱有大力，要之有化境在。

獻吉有限韻，贈黃子一律云：禁烟春日紫烟重，子昔為雲我作龍。有酒每邀東省月，退朝曾對掖門松。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老體幸強黃犢健，柳吟花醉莫辭從。昌穀有寄獻吉一律云：汝放金鷄別帝鄉，何如李白在潯陽。日暮經過燕市曲，解裘同醉酒鑪傍。徘徊桂樹涼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



梁園逢雨雪知予遙度赤城梁李雖自少陵徐自青蓮而李得青蓮長篇法徐得崔沈琢句法當為本朝七言律翹楚而諸家選俱未及于鱗亦遺之皆所未解也

國朝習杜者凡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東郡謝榛得杜貌華州王維楨得杜一支閩州鄭善夫得杜骨然就其所得亦近似耳唯夢陽具體而微

李少卿報蘇屬國書不必論其文及中有逗脫者其傅合史傳纖毫畢備贗作無疑第其辭感慨悲壯宛篤有致故是六朝高手明唐伯虎報文徵明王稚

欽答余懋昭二書差堪叔季伯虎他作俱不稱稚欽於文割裂比擬亡當者獨尺牘差工耳

講學者動以詞藻為騁搜之技工文者則舉拙語為談笑之資若枘鑿不相入無論也七言最不易工吾姑舉諸公數聯如翼軫衆星朝北極岷嶓諸嶺導南條天連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此薛文清句也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牆○狂搔短髮孤鴻外病臥高樓細雨中○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處處同○殘書漢楚燈前蟲小閣江山霧裏詩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此莊孔暘句也



竹林背水題將徧石筍穿沙坐欲平○出牆老竹青  
千箇汎浦春鷗白一雙○時時竹凡眠看客處處桃  
符寫似人○竹徑傍通沽酒寺桃花亂點釣魚船此  
陳公甫句也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  
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春山日暮成  
孤坐游子天涯正憶歸○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  
雲夜有聲○春巖過雨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榴分○  
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天迥樓臺含  
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  
空時一鳴○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

棋聲竹裏消閒畫藥裹窻前對病僧○月遶旌旗千  
嶂暗風傳鈴柝九溪寒此王文成句也何嘗不極其  
致

公甫少不甚攻詩伯安少攻詩而未就故公甫出之  
若無意者伯安出之不免有意也公甫微近自然伯  
安時有警策

顧華玉才華在朱鄭之上特以其調少下耳如君王  
自信圖中貌靜女匝迎夢裏車文古寺頻來僧盡老  
重陽欲近蟹爭肥無論體裁俱雋絕有味至御前却  
輦言無忌衆寡當熊死不辭允覺矯矯壯麗未向如



寒菊抱花餘舊摘慈鴉將子試新飛亦自楚楚華王  
填楚 詔脩承天誌以王庭陳顏本應後不稱旨一  
時人亦以為非宜自今思之自不可及華王能識今  
江陵公於未冠時足稱具眼

王敬夫七言律有出門二月已三月騎馬陳州來毫  
州一首風調佳甚而選者俱不之知何也

邊庭實聞已卯南征事云不信土人傳接駕似聞天  
語 詔班師此欲為古人惻怛忠厚之語而未免紐  
造也至結語東海細臣瞻巨斗北樞終夜幾曾移愈  
有理趣而愈不佳東海北樞猶為彼善細臣巨斗二

字何出吾最愛其庭際何所有有萱復有芋自聞秋  
雨聲不種芭蕉樹于鱗詩剛亦收之然芭蕉豈可言  
樹芋豈庭中佳物且獨無雨聲乎俱屬未妥若作自  
憐秋雨滴不復種芭蕉或云自聞秋雨聲不愛芭蕉  
色則上韻亦自可押而意尤深婉如題文山祠花外  
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潮却甚精麗

邊庭實以按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  
樂觀者如堵了不為恠關中許宗魯何棟西蜀楊名  
無夕不縱倡漸以成俗有規楊用脩者答書云文有  
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



僧超為壯士歌宋子京脩史使麗豎難緣燭吳元中  
起草令遠山磨險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  
聊以耗壯心遺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  
以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康德涵六十要名伎百人為百歲會既會畢了無一  
錢第持牋命詩送王邸處置時鄴杜王敬夫名位差  
亞而才情勝之倡和章詞流布人間遂為關西風流  
領袖浸淫汴洛間遂以成俗

崔子鍾好劇飲嘗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  
正時以元相朝天偶過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

便趨至輿傍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便脫衣行  
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船不醉醉  
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楊用脩自滇中戍暫歸瀘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  
撫臣昷者昷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銀鐺鎖來用脩  
不得已至滇則昷已墨敗然用脩遂不能歸病寓禪  
寺以沒

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蓋無如用脩其所撰有升菴  
詩集升菴文集升菴玉堂集南中集南中續集七十  
行戍稿升菴長短句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洞天玄



記滇載記轉注古音略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古音複  
 字古音駢字古音附錄異魚圖贊丹鉛餘錄丹鉛續  
 錄丹鉛摘錄丹鉛閨錄丹鉛別錄丹鉛總錄墨池瑣  
 錄書品詞品升菴詩話詩話補遺筌篌新詠月節詞  
 檀弓叢訓墮戶錄瀑布泉行須候記夏小正錄升菴  
 經說揚子卮言卮言閨集敝帚病榻手吹晞錢瓿六  
 書索隱六書練證經書指要其所編纂有詞林萬選  
 禪藻集風雅逸編枕林代山五言律祖蜀執文忘唐  
 絕精選唐音百絕皇明詩抄亦牘清裁赤牘拾遺經  
 義模範古文韻語敘管子錄引書晶鈺選詩外編交  
 游詩錄絕句辨體蘇黃詩體宛陵六一詩選五言三  
 韻詩選五言別選李詩選杜詩選宋詩選元詩選羣  
 書麗句名奏菁英羣公四六節文古今風誼古韻詩  
 略說文先訓文海釣鰲禪林鉤玄填詞選格百琲明  
 珠古今詞英填詞玉屑韻藻古諺古雋寰中秀句六  
 書索隱六書練證逸古編經書指要詩林振秀  
 揚工於證經而疎於解經博於禪史而忽於正史詳  
 於詩事而不得詩旨精於字學而拙於字法求之宇  
 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凡有援據不效墨守稍涉  
 評擊未盡輸攻

舟州山人稿  
 卷之百四  
 世經堂



用脩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  
乃以精白綾作襪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揚欣然  
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香重賞伎女購歸裝潢成卷揚  
後亦知之便以為快

用脩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昇  
之諸伎捧觴游行城市了不為忤人謂此君故自汗  
非也一措大裹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  
故耗磨之耳

予少時嘗見傳揚用脩春興末聯云虛擬短衣隨李  
廣漢家無事勒燕然甚美其意為之擊節又讀陸

淵聞警言一聯云大將能揮白羽扇君王不愛紫貂裘  
紫貂事雖稍涉宋然不甚露其使事之工駢整合  
殊不易匹後得全什讀之俱不稱也因記於此

常明卿多力善射雖為文法吏時韎韐跣注兩韃騎  
而馳於郊諸徹侯子弟從俠少年飲常前突據上坐  
起角射咸不及問稍知為常評事敬之奉大白為壽  
常引滿沾醉竟馳去弗顧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  
徐起或叅會不及下吏訶之敖然曰故賤時過從胡  
姬飲不欲居薄耳竟用考調判陳州庭詈御史以法  
罷歸益縱酒自放居恒從歌伎酒間度新聲悲壯豔



麗稱其為人又好彭老御內術自謂得之神僊可立  
致一日省墓從外舅滕沈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  
馬塵絕從者不及前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墮水  
刃出於腹潰腸死年僅二十四平陽守王濬其故人  
為收葬之常有詩弔韓信曰漢代稱靈武將軍第一  
人禍奇緣躡足功大不謀身帶礪山河在丹青祠廟  
新長陵一杯土寂寞亦三秦至今 河中原豪俠之冠  
豐坊者初字存禮舉進士高第為禮部主事以無行  
黜歸家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字人翁年老篤病死  
坊高材博學精書法其於十三經自為訓詁多所

稍誕而僻者則托名古註疏或創稱外國本於構  
詩文下筆數千言立就則多刻它名士大夫印章為  
撰字稍拙則假曰此某碑某碑體也又為人撰定  
法書以真易贗不可窮詰又用蓄毒蛇藥殺人強淫  
子女奪攘財產事露人畏而耻之吾友沈嘉則云蓄  
毒蛇以下事無之第狂僻縱口若含沙之蠱且類得  
心疾者因舉其一端云嘗要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  
居一歲而人或惡之曰是嘗笑公文者即大怒設醮  
詛之上帝凡三等云在世者宜速捕之死者下無間  
獄勿令得人身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也二



山八種卷之三  
等文士或田野布衣嘉則為首三等鼠蠅蚤虱蚊也  
比陞大可笑

奔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七

高子業少負淵敏生支干與偽漢友諒同既遷楚臬  
恒邑邑不自得發病卒寔友諒彭湖之歲也其詩如  
積賤詎有基履榮誠無階既妨來者途誰明去矣懷  
茫然大楚國白日失兼城久臥不知春茫然怨行役  
為客難稱意逢人未敢言失路還為客他鄉獨送君  
衆文競中閨獨退反成怒寒星出戶少秋露墜衣繁



以我不如意逢君同此心當軒留駟馬出戶倚雙童  
里中夷門監牆外酒家胡爲農信可歡世自薄耕稼  
問年有短髮逐世無長策林深得日薄地靜覺蟬多  
又文章知汝在功名何物是騎馬問春星殘兩夕陽  
移清婉深至五言上乘

王稚欽少爲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  
鷗諸童子樂又蹶不可馴父每扶扑之輒呼曰大人  
柰何輒霍海內名士耶爲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  
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  
士二人爲庶吉士師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  
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  
何祥爲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故詔特  
予外補裕州守旣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召益驕  
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  
曰齷齪諸盲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  
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  
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師故卽分守君命  
也稚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旣下車數州吏微  
過當稚欽答之十稚欽大罵曰蔡師悞王先生見辱  
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一府中懼伏亡敢



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餽謀於蔡潮潮為謝過稍給  
之僅得夜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而恨稚  
欽益甚為文致逮下獄削秩歸家居愈益自放達官  
貴人來購文好見者稚欽多蓬首垢足囚服應之間  
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  
者晚節詩律尤精好縱倡樂有聞箏一首花月可憐  
春房權映玉人思繁纖指亂愁劇翠蛾顰授色歌頻  
變留宿態轉新曲終仍自敘家世本西秦又一書答  
人云綺席屢設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暗和羲和  
既逝蘭膏嗣輝逸興狎棕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復遺  
纓絕供妙極形容可謂才子

顏惟喬為亳守有幹聲與武帥構訐罷歸故人為分  
守至隨訪之屏跡不可復見既行部他邑有田父荷  
檐以隻鷄獻酒由中道入者訶之乃惟喬也因留劇  
飲至醉委甌檐而去追問邸舍人莫能蹤跡惟喬草  
隨志稱良史余讀之殊不稱又徐子與致其全集若  
于卷亦平平耳遠不逮王裕州

鄭鄮中善夫初不識王儀封廷相作漫興十首中有  
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始  
知之為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為經紀其喪仍刻其



遺文人之愛名也如此

孫太初王立美髯風神俊邁嘗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東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臥不起久之費坐語益恭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吳中如徐博士昌穀詩祝京兆希哲書沈山人啓南畫足稱 國朝三絕

楊脩撰之南中稿穠麗婉至華學士之巖居稿清淡簡遠俱遠勝玉堂之作然楊稿自南充王公刻外絕不能佳貴精不貴多寧獨用兵而已哉

胡孝思嘗為吾吳郡守才敏風流前後罕儷公暇多游行湖山園亭間從諸名士一觴一詠題墨淋漓遍於壁石後遷御史中丞撫河南

肅帝幸楚為一律紀事云聞道 鑿輿曉渡河嶽雲縹緲護晴珂千官玉帛嵩呼盛萬國衣冠禹貢多鎖鑰北門留統制璿璣南極扈羲和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罷家居者數載矣嘗朴一貧令王懸其人為戶部主事以不職免殺人下獄當死乃指穆天湘竹為怨望呪詛而所繇



成獄及生平睚眦皆指為孝思奸黨奏之 上大怒  
悉捕下獄欲論死分宜相陶真人力救解久之乃罷  
免猶摘杖孝思三十當是時孝思將八十矣了不怖  
懾取錦衣獄中柱械之類八日制獄八景為詩紀之  
眾爭咎孝思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吾伊  
孝思澹然味不輟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  
出獄時謝茂秦貽之詩有云白首全生逢 聖主  
山何意見騷人孝思方病杖創甚呻吟間猶口占  
以謝人謂孝思意氣差勝蘇長公才不及耳

日於諸生最好黃勉之王履吉袁永之二

不能知陸浚明黃王俱不振以死而求之領解甲第  
臚傳浚明再魁省會試館選第一為給事中主試浙  
江時孝思以左叅政與鹿鳴宴頗遭譏訕人兩不與  
也勉之為人本任誕而矜局自位置時引勝流為重  
最稱博洽於文多擬古而不出自然好持論而不甚  
當負經濟而寡切用然視吳人膚立皮相者天壤矣  
履吉王立秀雅饒酒德使人愛而思之詩筆翩翩華  
麗足稱名家浚明高爽竒逸尚氣慷慨急人之難甚  
於已頗負用世才而不究求之高狷自好時有恠聲  
然二子文寔清雅典則非它瑣瑣比也浚明不長於



詩亦不以詩自顯

黃才伯詩亦有佳語如青山知我吏情澹明月照人歸夢長又長空贈我以明月海內知心惟酒杯門前馬躍簫鼓動柵上鷄蹄天地開倦游却憶少年事笑擁如花歌落梅雖格不甚古而逸宕可取然至末句乃自註云欲盡理還之喻蓋此公作美官講學恐人得而持之也可發詞林一笑

少陵句云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頗無關涉為韻所強耳後世不解事人翻以為法至於北地所謂鄭際騎驢無功行縣行縣騎驢既非實事主績鄭際又否通人生俗無謂大可戒也近代謝茂秦大有此病蓋不學之故

江暉字景暘文昭公瀾子也以翰林脩撰為按察僉事年三十六死有文集曰晝爰子集按山海經曰晝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其狀如狸而有髮名曰類自為牝牡食者不妬取以名集別無深義暉好以奇癖字作文初若不易解者解之得平平耳王稚欽有詩嘲之云江生突兀揚文風千奇萬恠難與窮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止過揚雄古心已出丘索上邃旨或與神明通求深索隱苦不置一言



世經堂  
忌使流俗同令弟大篆逼鐘鼎絕藝耻作斯邕等生  
也為文遣弟書一出皆稱二難竝縱有楚史不可讀  
滿堂觀者徒張目少年往往致譏評生也不言但捫  
腹君不見好醜從來安可期豪傑有時翻自疑伯牙  
竟為知音惜卞氏能無抱璞悲請君寶此無易輒聖  
人復起當相知讀此大略可見

黃五嶽省曾言南城羅公玘好為奇古而率多恠險  
沮釘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  
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  
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緩履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  
銘銘成語少卿曰吾為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  
傳至峯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

宮采初傳長命縷中官競挿辟兵符衡陽刺史新除  
道濟北藩王已上書雪後錦裘行塞外月明清霜滿  
樓中賜第近連平樂觀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  
承顏色酋長西羗識姓名繁花向日宜供咲幽鳥逢  
春各異啼老去自吹秦箏栗西征曾比漢嫫姚水落  
盡如雷電過山迴俱作鳳皇飛山學翠屏開作畫水  
從金谷瀉成春門逕近連馳道樹池塘遙接漢宮流  
雲裁玉葉和烟潤瀑濺珠花映雨飛此嘉靖時為初



唐者也。細雨薜蘿侵石徑，深秋稔稻滿山田。業淨六  
根成慧眼，身無一物到茅庵。空庭廬嶽晴雲色，燕坐  
淪陽江水聲。虎患已從鄰境去，猿聲偏近郡齋前。萬  
里辭家身是夢，三年作郡口爲碑。遠院松林嵐翠重，  
滿庭蕉葉雨聲多。清樽自對叢花發，高枕無如啼鳥  
何。此其稍變而中唐者也。

吾友宗子相，天才奇秀，其詩以氣爲主，務於勝人間  
有小瑕及遠本色者，弗恤也。吳明卿才不勝宗，而能  
求詣實境，務使首尾勻稱，宮商諧律，情實相配。子相  
自謂勝吳默已，不戰屈矣。徐子與斟酌二子，頗得其

中已。是境地精思便達，梁公實工力故。又才亦稱之，  
嘗爲別余輩詩一百韻，膾炙人口，惜悟汗未幾中道  
摧殞，每一念之不勝威明絕錫之痛。

子相自閩中手一編遺余，乃五七言近體，予摘其佳  
句書之。屏間雖沈侯采玉筠之華，皮生推浩然之秀，  
不是過也。世言古今不相及，殊曠曠有識者當辦之。  
耳中聯寄贈予者如：萬里薜蘿色，秋風一夜深。又一  
身詩作癖，萬事酒相捐。枕簟疎秋雨，江山隔暮烟。又  
金山一柱立，滄海萬波隨。又愁來失俯仰，書去畏江  
河。又屢書心盡拆，一字眼堪枯。又袖中芳草寒相負。



馬首梅花春自憐孤角千家滄海戍故人雙鬢薊門  
烟他作如開尊銷夜燭聽雨長春蔬又爾輩甘雲臥  
吾生豈陸沈又宦情疎病後世事得愁先又青山移  
病遠白鴈寄書輕又忽雨新楓摘如雲長蕨薇又江  
樹低從密溪流曲更分又雨氣千江入秋聲萬木多  
又日落中原紫天高北斗垂又夜立殘砧杵園行久  
薜蘿又江平低鴈翼潮落進漁竿又星河雙杵夕風  
雨七陵秋又戰伐乾坤色安危將相功又白雪孤調  
世黃金巧識人又種橘開新溜尋步數落霞又生難  
看白髮死豈負青山又誰家羞笛吹明月無數梅花  
落早春又愁邊鴻鴈中原去眼底龍蛇畏路多又衝  
泥匹馬時時立入座寒雲片片孤又絕壁畫開風雨  
色斷虹秋掛薜蘿長結句如登樓知有賦莫向衆人  
傳又浮生同遠近斟酌向鸕鷀又秦陵千古淚一灑  
翠華東又吾將付風雨片片作龍鱗賦又自知寒色  
甚不敢怨明珠又薊門舊侶能相憶八月雙鴻起太  
湖又衣裳歲暮吾將換好與青山長薜蘿又浮生轉  
覺江湖窄難把衣裳任芟荷又醉來偃蹇三湘裏更  
是何人白雪篇又江門十里垂陽色莫把時名負釣  
綸精言秀語高處可掩王孟下亦不失錢劉



謝茂秦戈礮趙藩嘗謁崔文敏銑崔有詩贈之後以  
救盧次梗北游燕刻意吟詠遂成一家句如風生萬  
馬間又馬渡黃河春草生皆佳境也其排比聲偶為  
一時之最第與寄小薄變化差少僕嘗謂其七言不  
如五言絕句不如律古體不如絕句又謂如程不識  
兵部伍肅然才十時擊而寡樂用之氣

五言合刻盧次梗俞仲蔚及茂秦集蓋取次梗騷賦  
俞五言古謝近體為一耳然歌行既乏絕句亦少俞  
嘗有寶劍篇中云海內嘗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  
死如此語亦不可多得

徐子與之於各體無所不工明卿乃有獨至

李于鱗文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  
其自敘樂府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又云日新之謂盛  
德亦此意也若尋端擬議以求日新則不能無微憾  
世之君子乃欲淺摘而痛訾之是訾古人矣

文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鱗簡而法且有  
致吾得其人曰汪伯玉

余嘗有漫興十絕其一云野夫興到不復刪大海迴  
風生紫瀾欲問濟南奇絕處蛾眉天半雪中看於乎  
此義邈矣寥寥誰解者



于鱗與子與書云許殿卿海右集屬其中尉為序不  
佞嘗欲畀諸炎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既已不能禁其  
傳然不可以欺智者亦唯任之昨歐楨伯訪海上云  
某謂于鱗近過一國尉園亭賦詩落句云司馬相如  
字長卿鄙不成語乃爾定虛得名耳此正是游戲三  
昧似雅非雅似拙非拙似巧非巧不損大家特此法  
無勞模擬耳于鱗之欲焚某序的然不錯也

于鱗才可謂前無古人至於裁鑿亦不能無意向余  
為其古今詩刪序云今于鱗而輕退古之作者間有  
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此語雖為

于鱗解紛然亦大是實錄

始見于鱗選明詩余謂如此何以鼓吹唐音及見唐  
詩謂何以衿裾古選及見古選謂何以箕裘風雅乃  
至陳思贈白馬杜陵李白歌行亦多棄擲豈所謂英  
雄欺人不可盡信耶

于鱗為按察副使視陝西學而鄉人殷者來巡撫殷  
以刻覈名尤愆而無禮嘗下檄于鱗代撰奠章及送  
行序于鱗不樂移病乞歸殷固留之入謝乃請曰臺  
下但以一介來命下則尺疏見屬無不應者似不必  
檄也殷愕然起謝過方所屬撰以名刺往而久之復



移檄于鱗志曰彼豈以我重去官耶卽上疏乞休不待報竟歸吏部惜之用何景明例許養疾疾愈起用蓋異數也于鱗歸杜門書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得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倨擊又嘗爲詩有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甘心者矣

于鱗一日酒間顧余而笑曰世固無無偶者有仲尼則必有左丘明余不答第目攝之遽曰吾悞天有仲尼則必有老聃耳其自任誕如此

于鱗嘗爲朱司空賦新河詩中一聯曰春流無恙桃

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不知者以爲上單下重按二

月水謂之桃花水爲害極大此聯不惟對偶精切而使事用意之妙有不可言者闕駟九州記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蒺藜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後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

于鱗自弃官以前七言律極高華然其大意恐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故三首而外不耐雷同晚節始極旁搜使事該切措法操縱雖思探溟海而不墮魔境世之耳觀者乃謂其比前少退可



吟也歌行方入化而遂淺惜其不多寥寥絕響

余爲比部郎嘗與蔡子木臬副徐子與主事吳明卿舍人謝茂秦布衣飲謝時再游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諸詠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爲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雖予輩亦私過之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所而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及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尋具疏薦之余謂子木雅士不俗居

然前輩風近更寥寥也

王允寧爲脩撰時余嘗一再識之長大白晳談說時事慷慨激烈男子也於文遠則祖述司馬少陵近則師稱北地而已意不可一世士又好嫚罵人人多外慕而中畏之其所最善者孫尚書陞時爲中允其同年教祭酒以書規切之允寧答云僕猶夫故吾耳顧於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於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爲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戇直朴略受性已定猶僕之貌脩幹廣頰昂首掀眉揭膺闊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僊術者能蛻人骨不能易人貌



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於公者乎僕卽死勿願也允寧後念其母老病乞南得國子祭酒歸省道經華山爲文祭之大約以母素敬神而不蒙庇卽愈吾母病吾大史也能爲文以不朽神其辭頗支離恠誕居無何以地震死西安李戶部愈素恨允寧假華山神爲文詈而僂之今竝傳關中

謝茂秦年來益老諄嘗寄示擬李杜長歌醜俗稚鈍一字不通而自爲序高自稱許其略云客居禪宇假佛書以開悟暨觀太白少陵長篇氣充格勝然飄逸沈鬱不同遂合之爲一入乎渾淪各塑其像神存兩妙此亦攝精奪髓之法也此等語何不以溺自照又俞仲蔚古調本是名家五言律亦不惡沾沾爲七言律不已何也乃知宇宙大矣無所不有

王允寧生平所推伏者獨杜少陵其所好談說以爲獨解者七言律耳大要貴有照應有開闔有關鍵有頓挫其意主興主比其法有正插有倒插要之杜詩亦一二有之耳不必盡然予謂允寧釋杜詩法如朱子註中庸一經文離聖賢之言束縛小乘律都無禪解



于鱗擬古樂府無一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  
府竝看看則似臨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  
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而嫌於  
襲出三謝以後者峭峻過之不甚合也七言歌行初  
甚工於辭而微傷其氣晚節雄麗精美縱橫自如燁  
然春工之妙五七言律自是神境無容擬議絕句亦  
是太白少伯鴈行排律比擬沈宋而不能盡少陵之  
變誌傳之文出入左氏司馬法甚高少不滿者損益  
今事以附古語耳序論雜用戰國策韓非諸子意深  
而詞博微苦纏擾銘辭奇雅而寡變記辭古峻而太  
瑑書牘無一筆凡語若以獻吉竝論于鱗高獻吉大  
于鱗英獻吉雄于鱗潔獻吉冗于鱗艱獻吉率令具  
眼者左右袒必有歸也

馮汝言纂取古詩自穹古以至陳隋無所不採且人  
傳其略可謂詞家之苦心藝苑之功人矣然遠則延  
壽易林山海經圖讚近而周興嗣千文皆在所遺恐  
當補錄

喬景叔世寧已酉歲以楚藩參入賀萬壽余時見  
之短而髯溫然長者也所有行卷僅百餘篇耳頗膾  
炙人口又十餘年景叔卒近有以其丘隅集來者云



景叔所自選余猶記其行卷內言律寄王太史  
元思謫戍王壘者云學士兩朝供奉年上林詞賦萬  
人傳一從王壘長為客幾放金雞未擬還聞道買田  
臨灌口能忘歸馬向秦川五陵它日多豪俊空望城  
南尺五天詞頗佳而集不之選何也集詩小弱不稱  
豈梓行者有長吉友人之恨耶聞康德涵卒後佳文  
章俱為張孟獨摘取今其集殊不滿人意以此予於  
于鱗不為刪削耳

太原兄弟俱擅菁華

賈士冲司直孝司勳訪虞部濂

汝南父子嗣振

騷雅

婿曾徵仲

三絕彭嘉有二道復二妙括得其

吳中一時之秀海內寡儔

皇甫子安之東覽古選頗勝子循之禪棲近體為佳  
子安卒蔡子木以詩哭之云五字沈吟詩品絕一官  
憔悴世途難可謂實錄蔡每對余讀輒哽咽淚又華  
先生哭施子羽云生前獨行殊寡諧死後遺文更誰  
輯比之一領青衫消不得者更神傷矣

余十五時受易山陰駱行簡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  
生戲分韻教余詩余得漠字輒成句云少年醉舞洛  
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先生大奇之曰子異日必以  
文鳴世是時畏家嚴未敢染指然時時取司馬班史



李杜詩竊讀之母論盡解意欣然自愉快也十八舉鄉試乃間於篇什中得一二語合者又四年成進士隸事大理山東李伯承燁燁有俊聲雅善余持論頗相下上明年爲刑部郎同舍郎吳峻伯王新甫袁履善進余於社吳時稱前輩名文章家然每余一篇出未嘗不擊節稱善也亡何各用使事及遷去而伯承者前已通余於于鱗又時時爲余言于鱗也久之始定交自是詩知大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矣已于鱗所善者布衣謝茂秦來已同舍郎徐子與梁公實來吏部郎宗子相來休沐則相與揚扈冀於探作者之微蓋彬彬稱同調云而茂秦公實復又解去于鱗乃倡爲五子詩用以紀一時交游之誼耳又明年而余使事竣還北于鱗守順德出茂秦登吳明卿又明年同舍郎余德甫來又明年戶部郎張肖甫來吟詠時流布人間或稱七子或八子吾曹實未嘗相標榜也而分宜氏當國自謂得旁採風雅權讒者間之耽耽虎視俱不免矣

余自講家難時橐餽之暇杜門塊處獨新蔡張助甫爲驗封郎旬一再至余固卻之張笑曰足下乃以一吏部榮我乎余歸張亦竟左遷以去自是吾黨有三



南肖甫之雄爽流暢助甫之奇秀超詣德甫之精嚴  
穩稱皆吾所不及也

吾弟世懋自家難服除後一操觚遂爾靈異神造之  
句憑陵作者唯未爲古樂府耳其它皆具體而微吾  
偶遣信問于鱗漫及之曰家弟軼塵而奔咄咄來逼  
人賴其好飲稍自寬耳于鱗亦云敬羨視助甫輩自  
先驅視元美鴈行也嘗取謝句花萼嚶鳴標君家兄  
弟不然耶又一書云敬羨乃負包宗含吳之志稱天  
下事未可量眈眈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  
仁柰何不善備之也其見賞如此

吳人顧季往頗豪於詩不得志吳出游人間每謂余  
不滿吳子輩至有筆之書者間一有之而未盡然也  
記中年桂冠時命游履與諸子周旋章道華用短不  
入卑調劉子威用長不作凡語周公瑕挫名割愛潛  
心吾黨蓄淳父麗句精言時時驚坐王百穀苟能去  
巧去多便足名世魏季朗滔滔洪藻張幼于朗朗警  
思伯起正自斐然魯望必爲娓娓對陸叔平俞仲蔚  
便似見古人又雲間莫雲卿練川殷無羨詞翰清麗  
時時命駕吾廬步武之外有曹甥子念者近體歌行  
酷似其舅王君載者能爲騷賦古文饒酒德亦何嘗



落莫也吾在晉陽有感云借問吳閭詩酒席十年鷄  
口有誰爭殆是實錄

吾於詩文不作專家亦不雜調夫意在筆先筆隨意  
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必窮有證必切敢於數  
子云有微長庶幾未之逮也而竊有志耳

有娥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得天燕覆以玉筐既而發  
視之燕遺二卵飛去不返二女作歌始為比音禹省  
南土嶽山之女令其媵候禹於嶽山之陽女乃作歌  
始為南音夏后孔甲出於東陽蒼山天大風晦入民  
室其主方乳或曰后來良日也必吉或曰不勝之必

有殃孔甲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後折橈斧斷其足  
孔甲曰嗚呼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周昭王  
之右辛餘靡有功封於西翟徙兩河而思故處始為  
西音所謂四方之歌風之始也若在朝而奏者被之  
鐘鼓管籥為雅頌秦青響過行雲虞公梁上塵起韓  
娥之音繞梁三夜臨乘老姥傳谷數日繇駒王豹之  
流皆古歌之聖者然亦卑歌不合樂以後江南子夜  
前溪團扇懊惱之屬是其遺響唐魏女所歌王渙之  
高適及伶工歌元白之詩皆是絕句宋之詞今之南  
北曲凡幾變而失其本質天雖吳市人棹歌雖俚字



鄉語不能離俗而得古風人遺意其辭亦有可採者  
如陸文量所記月于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人夫婦同羅帳幾人飄散在它州又所聞約郎約  
到月上時只見月上東方不見渠音不知奴處山低  
月上早又不知郎處山高月上遲即使子建太白降  
為俚調恐亦不能過也然此田畯紅女作勞之歌長  
年樵青山澤相和入城市間愧汗寒吻矣然則聽古  
樂而恐臥者寧獨一魏文侯也

正德間有伎女失其名於客所分詠以骰子為題伎  
應聲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汗拋擲  
到如今極清切感慨可喜又一妓得一聯云故國五  
更蝴蝶夢異鄉千里子規心亦自成語

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  
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惜乎  
十四而夭令陳白沙莊定山白首謀觚未必能勝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一

郡王世貞元美

說部

藝苑卮言八

自三代而後人主文章之美無過於漢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則漢文宣光武明肅魏高貞卿公晉簡文帝宋文帝孝武明帝元魏孝文孝靜武簡文元帝後主後主隋煬帝唐文皇明皇德宗文宗南唐元宗後主蜀王主衍孟主景宋徽高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則無如蕭梁父子高祖著孝經周易樂社毛詩春



全州山人 卷之百三十一  
世經考  
秋中庸尚書孔老義疏正言答問二百卷涇繫大品  
淨名三慧等經義復數百卷通史六百卷文集百二  
十卷金海三十卷禮斷疑一千卷昭明太子文集  
二十卷撰古今典義又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  
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簡文帝昭明太  
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莊義各  
二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易簡五十  
卷詩文集一百卷雜著光明符等書五十卷元帝  
子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註漢書一百  
十五卷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

洞林三卷王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  
卷全德懷舊志各一卷荆南志江州記職貢圖古今  
同姓錄各一卷策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昭明才不足而識有餘簡文才有餘而識不足武元  
二主才識小不逮而學勝之人則昭明羨矣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  
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歎曰朕獨  
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  
氣似游天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  
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



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絀徵事於孝標李  
朱崖至屏白香山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搨筆  
明遠累辭於乎忌則忌矣後世覓一解忌人了不可  
得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揚子雲出入游獵子雲乘從又  
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揚子雲之  
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  
財

王充有云韓非之書傳在秦廷始皇歎不得與此人  
同時陸賈新語奏一篇高祖稱蓋左右呼萬歲王莽

時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因至大用永平中神雀  
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賈逵

公揚終侯諷五頌若金玉孝明覽而異焉當時人  
曉文藝作主試令人躍然

孝成讀尚書百篇博士莫曉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  
海張霸通左氏春秋以左氏訓義解尚書百二篇上  
覆案祕書無一應者吏當霸辜大不謹帝奇其才赦  
其辜亦不廢其經揚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  
牢傳不能成篇歸郡重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然  
則求樂中之罪朱季文嘉靖中之罪林希元弘治中



之罪薦董文王者似亦未盡右文之意也

梁武帝令謝吏部景滌與王侍中暕卽席爲詩答贈善之仍使復作復合旨乃賜詩曰雙文卽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聲華又於九日朝宴獨命蕭景陽曰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乃賦詩詩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

後主在東宮集官僚宴味學士張譏在坐時新造兩麈尾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此者獨譏耳卽手授之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高聽賜御所服衣一襲

魏孝靜人日登雲龍門崔俊侍宴又勅其子瞻曰御坐亦有應詔詩帝問邢邵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俊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竝詩人之冠燕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燕并爲崔瞻父子

煬帝爲諸王時每有文什輒令柳詵藻潤學士百餘輩爲之冠旣卽位彌見幸重與諸葛穎等離宮曲致狎宴清游靡不在坐猶念昏夜銅龍易乖爰命偃師之流爲木偶效詈面目施以機械使能坐起續對酣飲往往丙夜事雖不經可謂龍異矣

燕公大雅稱三兄第一萬迴聖僧呼詹事才子外議



似不專宋獨應制尹標往往檀場如昆明夜珠入上官之選龍池錦袍奪東方之氣聲華艷羨遂無其偶延清詩達如此直得一橫死耳又有武平一者以正月八日立春綵花應制詩成中宗手勅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蕊之先開訝黃鸞之未轉循環嗟嗟當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蕊插後復以謔詞賜酒一杯當時歎羨讀中宗紀余人滿懣氣塞惟於詩道似有小助至離宮列席領略佳候使才士操觚次第稱賞亦是人主快事爲

詞林佳話

開元帝性既豪麗復工詞墨故於宰相拜上岳牧出鎮往往親御宸章普令和贈爲一時盛事四明狂客以庶僚投老得之尤足佳絕青蓮起自布素入爲供奉龍舟移饌獸錦奪袍見於社詩及他傳奇所載天子調羹宮妃捧硯晚雖淪落亦自可兒

抑誠懸淚痕之詠與虞永興調憨詩絕相類不唯見人主親狎詞臣適時祕密亦所不避

唐時伶官伎文所獻多採名入五七言絕句亦有自長篇摘者如開篋淡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猶寂寞疑是子雲居之類是也王昌齡王渙之高適微服酒



樓諸名伎歌者咸是其詩因而歡飲竟日大曆中賣  
一女子姿首如常而索價至數十萬云此女子誦得  
白學士長恨歌安可牽他比李嶠汾水之作歌之明  
皇至爲泫然曰李嶠真才子又宣宗因見伶官歌白  
楊柳枝詞求豐坊稟千條柳趣令取求豐柳兩株栽  
之禁中元稹連昌宮等辭凡百餘章宮人咸歌之且  
呼爲元才子李賀樂府數十首流傳管絃又李益與  
賀齊名每一篇出輒以重賂購之入樂府稱爲二李  
嗚呼彼伶工女子者今安在乎哉

宋王岐公珪爲學士嘗月夜上召入禁中對設一榻  
賜坐王謝不敢上曰所以夜相命者正欲略去苛禮  
領略風月耳旣宴水陸奇珍僊韶霓羽酒行無筭左  
右姬嬪悉以領巾紈扇索詩王一一爲之咸以珠花  
一枝潤筆衣袖皆滿五夜乃令以金蓮歸院翌日都  
下盛傳天子請客宣政以還京攸王李諧謔唱和寵  
燄一時德壽重華史衛公英郡王曾覲張崐亦復接  
踵然皆亡國之徵或是偏安逸豫不足多載

明興 高帝創自馬上亦復優禮儒碩至親調甘露  
漿及御撰醉學士歌賜金華宋承旨濂

宣宗與蹇夏三楊游萬歲山少保黃淮時以致仕趨



朝謝恩特令從讌仍賜有興賡歌贊詠為一時盛事  
有光前古

梁時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天后  
朝日本西番重用金寶購張鷟文大曆中新羅國上  
書請以蕭夫子頴士為師元和中雞林賈人鬻元白  
詩云東國宰相以白金易一篇偽者輒能辨元豐中  
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  
章以金幣乞宗景濂碑文嘉靖初朝鮮國上言願頒  
示關西呂某馬某文以為式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至方慶高曾二十八祖俱擅臨池劉孝綽羣從七十  
餘人咸工挾藻盛哉孝綽有三妹適王叔英張嶷徐  
悱有文學悱妻尤清拔王元禮與諸兒論家集云史  
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竝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  
宗稱世拔雕龍然不過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  
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世者也彼梁鄧金張貂綿蟬  
聯者何足道哉

何憲等諸學士於王仲寶第隸事賭巾箱几案雜服  
飾人人各一兩物陸彥深後成隸出人表一時奪去  
憲又於仲寶隸事獨勝仲寶賞以五花篔白團扇意  
殊自得王擢後至操筆便成事既奧博辭亦華美衆



皆擊賞稿乃命左右抽篋手自掣卷登車而去憲之  
犯對便是後來東方虬然亦一時佳事

袁彥伯伏玄度在桓公府俱有文名孝武當大會伏  
預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  
滔存否為人作父定何如府中呼爲袁伏然袁桓恥  
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伏滔比肩何辱  
如之魏收從叔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頓丘李庶  
謂曰霸朝便有二魏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  
之比卿耶輸者庶癡叔也

淮南鴻寶謂挾風霜之氣興公天台云有金石之聲

吳邁遠嘗語人吾詩可爲汝詩父每於得意語擲地  
呼曹子建何足道哉杜必簡死謂沈武吾在久歷公  
等又云吾文章可使屈宋作衙官王融謂劉孝綽天  
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丘陵鞠見人談沈約文進  
曰何如我未進時近代衆民懌見丘相公問天下文  
人誰高者曰惟衆悅最高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耳  
文人矜誇自古而然便是氣習

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以它句不稱投地崔顥卞五嫁  
王昌得小兒無禮之呵世固有好面折人者揚君謙  
每以文示人其人曰佳卽掩卷曰何處佳其人卒不



能答便去不復別蔡九達每對人罵杜家小兒王允  
寧一日謂余曰趙刑部某治狀何如余曰循吏也甚  
慕公詩且苦吟王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又  
謂余曰見王某詩否曰見之又曰曾示我一冊吾欲  
與評之渠意不受評渠欲吾延譽令吾無可譽

李于鱗守順德時有胡提學者過之其人蜀人也于  
鱗往訪方掇茶次漫問之曰楊升菴健飯否胡忽云  
升菴錦心繡腸不若陳白沙鳶飛魚躍也于鱗拂衣  
去口咄咄不絕後按察關中過許中丞宗魯許問今  
天下名能詩何人于鱗云唯王某謂余也其次為宗

于子相為也

許請子相詩觀之于鱗忽

夜來火燒

面赤而已

付婢僕詩五十韻路敬延稚子詩一百韻皆可  
入者然曲盡形容頗見才致昌符至以取上第而  
延觸怒沈河而死幸不幸乃如此要之死者可用

句戒

寶月盜東陽柴廓之什其子幾成構訟延清愛劉希  
夷之詠遂至殺人魏收邢劭交罵為任昉沈約之賊  
楊衡行卷為人竊以進取至生剝少陵得捨義山今  
世何李亦遂體無完膚可供一笑



九州山人稿卷之百三十一  
巧遲拙速摘辭與用兵故絕不同語曰枚臯拙速相  
如工遲又曰工而速者唯士簡一人士簡張率也第  
一特賞譽之稱耳皇甫氏乃以入談何也時又有蘭  
陵蕭文琰吳興丘令楷一擊銅鉢響滅而詩成唐溫  
飛卿八叉手而成八韻小賦俱不足言蓋有工而速  
者如淮南王禰正平陳思王王子安李太白之流差  
足倫耳然鸚鵡一揮子虛百日煮豆七步三都十年  
不妨兼美

文通裂錦還筆入夢以來便無佳句人謂才盡鮑照  
亦謂才盡殆非也昔人夜聞歌渭城甚佳質明跡之  
乃一小民傭酒館者損百緡予使傭酒久之不復能  
歌渭城矣近一江右貴人彊仕之始詩頗清淡既涉  
貴顯雖篇什日繁而惡道全出人恠其故予曰此不  
能歌渭城也或云鮑是避禍令拙耳

謝安石見阮光祿白馬論不卽解重相咨盡阮歎曰  
非唯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杜公有云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亦謂此耳夫劇鉢心腑指  
摘造化如探大海出珊瑚柰何令逐臭吠聲之士輕  
讀之也至於有美必賞如響之應連城隱璞下生動  
容流水離絃鍾子拊心古人所以重知已而薄感恩



夫豈欺我

謝靈運移籍會稽脩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  
每一詩至都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梁  
世南則劉孝綽比則邢子才雕虫之美獨步一時每  
一文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靈運尤吾所  
賞惜其不終所謂東山志立當與天下推之豈唯鼻  
祖

每歎稽生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覽之猶爲不堪况  
其身乎與陶徵士自祭預輓皆超脫人累默契禪宗  
得蘊空解證無生忍者陶云但恨在生時飲酒未得  
足此非牽障語第乘謔去耳孔文舉生存何所慮長  
寢萬事畢歐陽堅石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石季  
倫天下殺英雄卿亦何爲爾潘安仁俊士填溝壑餘  
波來及人謝靈運邂逅竟幾何脩短非所愆符朗真  
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元真興何以明是節將解七  
尺身皆能驅使大雅以豁至怖便未真得猶足過人  
若乃息夫絕命於玄雲蔚宗推醜於一丘可謂利口  
則吾誰欺

左太冲謝靈運邢子才篇賦一出能令紙貴王元長  
徐孝穆蘇道衡朝所吟諷夕傳遐方雞林購白學士



什至值百金蜀變復梅都官詩繡之法錦而子雲寂  
寞玄亭元亮徘徊東籬子美躑躅浣花昌齡零落窮  
瘴寄食人手共衣酒家工部云名豈文章著悲哉乎  
其自解也令數百歲後有人無所復虞第作者不賞  
賞者不作以此恨恨耳

雲溪友議稱章仇劍南爲陳拾遺雪獄高適侍御爲  
王江寧申冤此事殊快人元立藝林一幀似不見正  
史及他書耳

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質情誠有合者今夫貧老愁  
病流竄滯留人所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

榮顯人所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不佳是一合也  
造化之秘則真宰默讎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故  
申佔椎琢幾於伐性之斧豪吟縱揮自傳爰書之竹  
矛刃起於兔鋒羅網布於鴈池是二合也循覽往匠  
良少完終爲之愴然以慨肅然以恐曩與同人戲爲  
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  
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  
○一貧困顏淵簞食瓢飲原思藜藿不糝子夏衣若  
懸鶉列子不足嫁衛莊周貸粟益河枯魚自擬黔婁  
被不覆形東方朔苦饑欲死願比休儒司馬相如家



徒壁立典鷓鴣陽昌家傭酒太史公無賂贖罪乃至  
就腐匡衡為人傭書東郭先生履行雪中足指盡露  
王章病無被臥牛衣中王充游市肆閱所賣書范史  
雲釜中生塵第五頌無田宅寄上靈臺中或十日不  
炊郭林宗以衣一幅障出入人則護前出則掩後孫  
晨有藁一束暮臥旦卷吳瑾傭作讀書趙壹言文籍  
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束皙債家相敦乞貸無處王尼  
食車牛竟餓死董京殘絮覆體乞匄於市夏統採柶  
求食邵詵養雞種蒜以給治喪陶潛驅饑乞食思效  
冥報應璩屠蘇發徹機榆見謀吞道元與天公牋言  
布衣麤短申脚足出孿捲脊露張融寄居一小船放  
岸上虞鱖遇雨舒被覆書身乃大濕王智深嘗五日  
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劉峻家有悍室輒軻憔悴裴子  
野借官地二畝蓋茅屋數間盧叟每作一布囊至貴  
家飲噉後餘肉餅付螟蛉杜甫浣花糝蠶乞人一絲  
兩絲鄭虔履穿四明雪饑拾山陰橡蘇源明蕪薪照  
字垢衣生蘇陽城屑榆作粥不干隣里賈島歎髮絲  
如雪不堪織衣孟郊苦寒恨敲石無火盧仝長髮赤  
脚灌園自資周朴寄食僧居不能娶婦國朝如聶  
大年唐寅輩咸旅食廛居不堪其憂邇來謝客糊口



四方俞子抱影寒廬盧生無立錐之地以死余嘗有詩貽謝云隱士代失職達者慚其故

二嫌屈原見忌上官孫贖見忌龐涓韓非見忌李

斯莊周見忌惠子荀卿見忌春申賈誼見忌絳灌董

仲舒見忌公孫蔡邕見忌王允邊讓孔融楊脩見忌

魏武曹植見忌文帝虞翻見忌孫權張華見忌荀勗

陸機見忌盧志謝混見忌宋祖劉峻見忌梁高薛道

衡王甯見忌隋煬柳詵見忌諸葛穎張九齡李邕蕭

穎士見忌李林甫顏真卿見忌元載武元衡見忌王

叔文韓愈見忌李逢吉李德裕見忌李宗閔白居易

見忌李德裕溫庭筠李商隱見忌令狐綯韓偓見忌

崔胤楊億見忌丁謂蘇軾見忌舒亶李定石介見忌

夏竦或以材高畏逼或以詞藻慚工大則斧質小猶

貝錦近代如李獻吉薛君采輩亦遭讒沮不可悉徵

○三玷缺顏光祿家訓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

顯暴君過宋玉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

長卿竊貨無操王褒過彭儻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

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博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

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

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



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盜狹已甚陳琳實號麤踈  
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岳強翰作王粲率踈見嫌孔融  
稱衡傲誕致墮楊脩丁廙劾取斃阮藉無禮敗俗  
嵇康陵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  
犯順陵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  
空踈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雖天  
子有才華者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皆負世  
議予謂顏公談尚未悉如儀秦代厲權謀翻覆韓非  
刻薄招忌李斯史虐覆宗劉安好亂亡國陸賈納賂  
夷荒枚臯輕冶媒賤楊惲怨望被刑匡衡阿比中書  
劉向誣罔黃白谷杜宗傅咸里王充狂誕非聖陳壽  
售米史筆劉琨少沒權游孫綽人稱穢行王儉市國  
取相沈約乘時徼封張纘杯酒殺人謝超宗鮑鮪納  
間伏挺納賄削髮魏收淫婢徵賄江總獻諂麗詞世  
基從史荒君世南遨遊二帝四傑皆競輕浮沈宋竝  
馳險儇李嶠浮沈致責蘇味道模稜充位張說大肆  
苞苴賀知章縱心沈湎王維鄭虔陷身逆虜柳宗元  
劉禹錫躁事權臣劉長卿怨懟多忤嚴武驕矜無上  
李白見辟狂王崔顥數棄伉偶元稹改節奧援李德  
裕樹黨陪擊王建連姻貂璫李益感恩藩鎮楊億諛



侮同舍曾鞏陵鑠維崇歐陽脩垂名濮議蘇軾取攻  
蜀黨王安石元豐斂怨陸游平原失身人主如梁武  
隋煬湘東長城違命昏德不足言矣以唐文玄之賢  
而閨門之行不可三緘况其他乎即如吳邁袁杜必  
簡之流不能盡徵邇時李獻吉氣誼高世亦不免狂  
簡之譏他若解大紳劉原溥衆民懌唐伯虎王稚欽  
常明卿孫太初王敬夫康德涵皆紛紛負此聲者何  
也內恃則出入弗矜外忌則攻摘加苦故爾然寧爲  
有瑕璧勿作無瑕石

四偃蹇孫卿垂老蘭陵避讒引却孟氏再說不合旁

惶出書長卿爲郎數免婆婆茂陵仲舒旣罷江都衡  
門教授賈生長沙卑濕作鵬賦東方朔久困執戟作  
客難楊雄白首校書作解嘲馮衍老廢於家作顯志  
賦陳壽以謗議再致絀辱孫楚以輕石苞湮廢積年  
夏侯湛中郎不調作抵疑邵正三十年不過六百石  
作釋譏潘安仁三十年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  
作閒居賦卜彬擯棄形骸仕旣不遂作蚤蟲蝸蟲賦  
劉峻爲梁武所抑不見用作辨命論何憫宦游不進  
作拍張賦盧思道宦途遲滯作孤鴻賦盧詢祖斥脩  
邊城作長城賦王沈爲尋鬱鬱作釋時論蔡凝爲長



史不得志作小室賦劉顯六十餘曳裾王府丘陵鞠  
不樂武位欲搢碩榮塚劉孝綽前後五免蕭惠開仕  
不得志齋前悉種白楊庾仲容王籍謝幾卿俱又不  
調沈酣以終伏挺十八出仕老而不達其子以志恨  
從賊侯白欲用輒止得五品食旬日而終四傑惟盈  
川至令長李杜淪落吳蜀孟浩然以禁中忤旨放還  
終老薛令之以苜蓿致嫌奪官蕭穎士及第三十年  
纔為記室王昌齡詩名滿世栖遲一尉賈島溫飛卿  
皆以龍鱗魚服顛躓不振孟郊公乘億溫憲劉言史  
潘黃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第或方鎮一辟憔悴以

死至其詩所謂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十上十年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鹿一領青衫消不  
得着朱騎馬是何人又有柳榆路思憔悴波臣獼猴  
騎土牛鮎魚上竹竿之喻噫其窮甚矣胡仲申聶大  
年劉欽謨下華佗李獻吉康德涵王敬夫薛君采常  
明卿王稚欽皇甫子安子循王道思皆邇時之偃蹇  
者  
五流賤流則屈原呂不韋馬融蔡邕虞翻顧譚薛  
榮卞鑠諸葛玄張溫王誕謝靈運謝超宗劉祥李義  
府鄭世翼沈佺期宋之問元萬頃闕朝隱郭元振崔

卷之五十一 高 卷之五十一 高 卷之五十一 高



液李善李白吳武陵 明則宋濂瞿佑唐肅曹思王  
元正楊慎貶竄則賈誼杜審言杜易簡韋元旦杜甫  
劉允濟李邕張說張九齡李嶠王勃蘇味道崔日用  
武平一王翰鄭虔蕭穎士李華王昌齡劉長卿錢起  
韓愈柳宗元李紳白居易劉禹錫呂溫陸贄李德裕  
牛僧孺楊虞卿李商隱溫庭筠賈島韓偓韓熙載徐  
鉉王禹偁尹洙歐陽脩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王安  
中陸游 明則解縉王九思王廷相顧璘常倫王慎  
中輩俱所不免窮則窮矣然山川之勝與精神有相  
發者

六刑辱孫贖刑足范曄折脇張儀捶至數百司馬遷  
腐刑申公賈靡禰衡鼓吏劉楨尚方磨石張溫幽繫  
馬融蔡邕班固之流至謝莊崔慰祖袁彖陸厥輩咸  
髡鉗短後城旦鬼薪諸葛勗有東野徒賦酈炎有遺  
令四帖高爽有鑊魚賦杜篤有吳漢誅鄒陽江淹俱  
有上書皆是囚繫中成者 明初文士往往輸作耕  
佃邇來三木赭衣亦所不免

七夭折楊烏七歲預玄文九歲卒夏侯榮七歲屬文  
十三歲戰歿范攄子七歲能詩十歲卒王子晉十五  
對師曠十七上賓於帝周不疑蕭子回十七被殺林傑



六歲能文十七歲卒夏侯稱劉義真行蕭鏗陳叔慎  
陳伯茂俱十八義真及鏗俱賜死袁著十九陸瓚邢  
居實二十王寂蕭璩二十一徐份九歲為夢賦與何  
炯俱二十二劉宏二十三王弼王脩王延壽王絢何  
子朗俱二十四袁耽字彥道劉景素二十五禰衡王訓  
李賀俱二十六衛玠王融俱二十七酈炎陸厥崔長謙俱二  
十八楊經沈友王勃俱二十九陶丘洪阮瞻到鏡到  
伉劉苞歐陽建俱三十梁昭明劉訐俱三十一顏淵  
陸績劉敞盧詢祖俱三十二賈誼王僧綽俱三十三  
陸琰三十四蕭子良謝瞻崔慰祖俱三十五駱統王

洽劉琰王錫王僧達謝朓俱三十六謝晦王曇首謝  
惠連蕭緬陸玠俱三十七王珉王儉王肅俱三十八  
王濛三十九嵇康歐陽詹俱四十近代高啓鄭善吳  
何景明高叔嗣俱三十九王謨殷雲霄林大欽及友  
人宗臣俱三十六梁有譽三十五常倫三十四徐禎  
卿陳東俱三十三李兆先二十七梁懷仁馬拯僅二  
十餘又有蘇福年十四蔣燾十七蘭摧王折信哉  
八無終韓非蒙毅龜錯楊惲京房晉籍之班固袁著  
崔琦蔡邕孔融楊脩禰衡邊讓張裕周不疑酈炎夏  
侯玄高岱沈友章霍賀邵章昭懿康呂安張華裴頠

侯玄高岱沈友章霍賀邵章昭懿康呂安張華裴頠



石崇潘岳孫拯歐陽建陸機陸雲符朗謝混顏峻劉  
義真劉景素沈懷文謝朓劉之遴王僧達王融檀超  
丘巨源謝超宗荀丕蕭鏘蕭鏘蕭鋒蕭音崔浩荀濟  
王昕宇文弼楊汪陸琛王灼楊愔溫子昇虞綽傅縡  
章華王胄薛道衡劉逖歐陽杲張蘊古劉禕之李福  
業王無競王劇王劭范履冰苗神客陳子昂王昌齡  
李邕王涯舒元興盧仝姚漢衡劇燕路德延汪台符  
郭昭慶鍾謨潘佑高啓張羽張孟兼孫賈解縉以寬  
李斯劉安主父偃息夫躬何晏鄧颺隱蕃桓玄殷仲  
文傅亮謝晦謝靈運范曄孔照先謝綜王偉伏知命  
張衡鄭愔宋之問崔湜蕭至忠薛稷蘇渙江為宋齊  
丘鄭首俱以法屈原杜篤周處劉琨郭璞任孝恭袁  
淑袁粲王僧綽陳叔慎許善心駱賓王張巡顏真卿  
溫庭皓周朴孫晟陳喬文天祥俞闕王禕方孝孺以  
義陳遵鍾會蔣顛夏侯榮衛恒曹攄王衍庾歆袁翻  
袁山松殷仲堪羊璿之沈警沈穆之鮑照袁淑張纘  
江簡鮑泉尹式孔德紹王由韋諛蕭瑒王頊祖君彥  
虞世基皮日休以亂他如王筠以井王延壽何長瑜  
盧照隣以水張始均以火伊璠以猛獸近代常倫以  
狂刃韓邦奇馬理王維禎以地震至若高貴鄉公梁



簡文湘東王魏孝靜廢場所不敢論

九無後叔向之鬼既饒中郎之文僅存劉瓛劉璣並廢蒸嘗劉敲劉訐何傑何點先虛伉儷李太白蕭穎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俱為市人妻崔曙一女名星白公一姪曰龜王維四弟無子陽城三昆不娶孔融子女髫年被刑機雲會稽暮功新參王筠闔門盜手神理茶酷於斯極矣邇來宗臣王維損高岱亦然吾於丙寅歲以瘡瘍在牀褥者逾斗歲幾死殷都秀才過而戲曰當加十命矣蓋謂亞疾也因援筆志其人伯牛病癩長卿消渴趙岐臥菴七年朱超道歲晚沈病玄晏善病至老照鄰惡疾不愈至投水死李華以風痺終楚杜臺卿聾廢祖珽胡旦瞽廢少陵三年瘡疾一鬼不消

蔡景明問余古亦有貴而壽者乎余對有之公孫弘韋賢匡衡拜相封侯胡廣周歷三公至太傅弘賢廣皆八十謝安以太保王儉以開府沈約以尚書令范雲徐勉以僕射朱异以領軍江總以尚書令徐陵以宮傳各秉政高允為中書令年九十八范長生為丞相年百餘歲楊素將相二十載唐世宰輔魏徵李嶠蘇味道張說蘇頌韓休張九齡陸贄武元衡權德輿



令狐楚元稹左僕射王起年八十八尚書白居易年七十六宋世宋庠司馬光周必大俱拜相范仲淹歐陽脩俱執政必大年七十九元世趙孟頫許衡竇默姚樞王磐姚燾歐陽玄俱登一品王磐年九十明興劉誠意王新建至開茅工楊文貞丘文莊李文正王文恪俱歷師臣楊壽八十丘李王皆七十之上毋論許敬宗蔡京及近分宜相權寇冠絕竝有遐齡蔡匿咲不荅余乃謂曰伊尹太公周公畢公召公不拜相乎衛武公不爲侯伯乎不皆至百歲乎蔡乃曰善顏之推云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

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恆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於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吾生平無進取念少年時神厲志凌之病亦或有之今老矣追思往事可爲捫舌○大抵世之於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於一時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爲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爲明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邇來徂徠僧賈胡以金帛而買



解州山乃...  
名淺夫狂豎至用豈馬訪訕欲以魯士大夫而取名  
唉可恨哉



